讀禮記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禮記

(二)

趙良霽著

讀禮記卷七

少儀

問卜筮曰義與志與

人於卜筮必以其事命之。如曲禮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是也。此獨不指其事而曰義與志爲兩詰之辭者。是其人隱秘不言。而欲默索諸鬼神。以定吉凶。大約出於志之不正。爲人舍故鄭氏此爲太卜問來卜者之詞。徐氏謂求卜者自問其心之詞。皆先審愼其事。以決其當問與否也。集說乃謂見人卜筮。欲問其所卜何事。已既不爲人卜。又非求卜於人。而以旁觀作泛問也。何爲。

負良綏申之面拖諸髀

散綏之本。繫於車。而僕執之以升。良綏則僕負之以授君。而君執之以升。其申之面拖諸髀者。鄭註所謂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苓上也。朱子以此爲僕在車下之時。方氏以此爲僕在車中之事。但玩其下以散綏升。則朱子於文義爲順。

不旁狎

狎之爲言。近也。習也。狎於賢者。能令人敬正道也。而旁狎則不出於正。而出於岐。其人既不足敬。而妄相親暱之餘。遂益長其傲慢之氣。所謂燕僻廢其學者此矣。豈必如宋之華弱、樂轡以相優相謗而至弓梏

於朝。始追悔其狎之失哉。

爲喪主則不手拜

鄭註手拜爲首至地。卽周禮空首拜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士昏禮。婦見姑。姑興拜。贊醴婦。婦興拜。此其拜皆不坐。惟舅姑既沒。婦入三月。奠采於廟。則拜而扱地。鄭註。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是雖稍重於空首。而亦手拜也。若爲喪主則不然。小記曰。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稽顙者。觸地無容。隱之甚者也。婦人降其父母之重。而移所天於其夫。雖遭喪卒哭之後。要絰不除。下文葛絰麻帶。服亦稱乎。其拜而已。

會同主詡

禮器鄭註。詡猶普也。遍也。疏謂王者撫有四海。宜發揚其德。普遍萬物。竊欲取之以釋此經。蓋會以發禁。同以命政。征不庭則德施無梗矣。均所守則德意愈洋矣。所謂詡也。自列國爭盟。會同之地。嘖有煩言。有能咨國家之故實。述先王之訓辭。以折服乎鄰封。如國僑叔向之倫。亦鄭註所謂敏而有勇者。然視王者之氣象。相去遠矣。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此約儀禮鄉飲酒而推言其意也。按儀禮。主人酬賓。奠於薦西。而賓更奠之於薦東。記曰。凡奠者於左。卽此客爵居左也。一人舉觶。奠於薦西。而賓仍奠之於其所。記曰。將舉者於右。卽此其飲居右也。介爵之居右者。則二人舉觶。於賓者奠薦西。於介者奠薦南。而賓介亦仍奠之於其所。蓋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

舉觶。爲無算爵始。皆非奠而不舉者也。禮於酢爵未明奠置之方。但介酢主人。不於阼階而於西階。及主人卒飲。而奠虛爵於西楹南。以賓席南向觀之。則亦右也。儀禮無僎。鄉飲酒義有僎。而無卒爵奠爵之事。故鄭註讀僎爲遵。遵者之禮。詳於鄉射。其獻酢皆在西階。與鄉飲之介略同。或以遵來觀禮。或有或無。而僎輔主人。則必有之。謂宜讀僎如字。然如禮記。祇以東北定僎之位。而不以左右明僎之爵。何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幣必先獻於君。則受之者自左爲禮。辭必下及於人。則傳之者自右爲尊。且左者義也。右者仁也。幣自外來。裁之以義。辭由心出。本之以仁。贊之詔之。各有其方。亦欲輔君以仁義而已。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折俎爲殽饌之尊者。取之反之不坐。非特以俎有足而高。亦所以明敬也。燔爲從獻之物。禮亦如俎。而惟尸尊則皆不立。按少牢尸入既坐。祭牢肺牢幹。黍稷魚腊。皆兩佐食爲之授受。及主人酳尸。賓長羞牢肝。尸取肝擩於俎鹽。振祭嚌之。加於菹豆。亦無興坐之文。迨至儐尸於堂。則興而取。坐而祭。復興而反之。尸爲神象。亦有因大夫之尊而稍卑者。況賓客乎。則知折俎不坐。固禮之所必然。而云尸則坐者。特取其正祭時以反申之。

學記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按王制。司徒之簡於鄉學。樂正之簡於國學。雖未明著其時之久近。大約皆以九年爲斷。以此經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計之。則於鄉學歷四不變。而適符其期。以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計之。則於國學歷兩不變。而適符其期。是不肖者。於九年而可屏之不齒。其賢者。於九年而亦可責其有成矣。蓋當八歲入家塾時。詩書六藝。既已肄業及之。至十五入大學。則由離經而進於敬業博習論學。其精詳於義理者。卽所以爲知類之基也。由辨志而進於樂羣親師取友。其陶鎔乎德性者。卽所以爲強立之本也。至於理無不通。德能不反。則出而應鄉大夫之賓興。司馬之辨論。其上者爲公卿之選。次亦不失爲比閭族黨之師。此先王所以成天下之材。去後世記誦詞章之學遠矣。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道者。先聖先師所遞傳之統緒。學者入而修身。出而治民。莫不由之。故於入學之始。有司爲之承祭。以顯示其所宗。皮弁、取其色之白也。菜、取其物之潔也。非先潔白其心。無以爲敬。卽無以遜順其居業。而收斂其威儀。道安在乎。此自古聖賢教人入德之方。莫不以敬爲本。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服而曰雜。非特六冕九章之大者。以繫諸帶。則有韠紳。以象其裳。則有屨舃。臨戎則有甲冑。居喪則有衰麻。以及車馬旌旂之屬。事有宜適。物有節文。皆禮之粗而精者寓焉。不於退息時學之。則將見其物而不知其名。聞其名而不知其義。適然用之。而服與心不相習。容與服不相稱。禮法森嚴之場。不且手足無所

措乎且服之附躬直以閑性孔子曰衰絰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誠講求其所以不樂不褻者何故而能通於先王制作之原其於禮也安矣

禁於未發之謂豫

心之所發無端待其既失而救之則禁於此而潰於彼不勝防也古者禮以防德於居處語默之間先爲之制外養中則本源清而情欲無自生矣易曰童牛之牿豫也知此者可以爲師幷可以爲君

開而弗達則思

此孔子所謂舉一隅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者也蓋開其端而不竟其說使學者或苦爲難而教之誘於前者有緒使學者或視爲易而理之蘊於中者無窮是以不思而不能略思而不容已迨其深思而既得之則理與心融固與耳食者逾殊矣

當其爲師則弗臣也

師之尊等於尸天子事尸如事父則事師亦以父道承之武王之於呂尙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故或尊之曰尙父或尊之曰仲父皆示以不敢臣之意也古者延尸入室居必主奧師席亦然故孔疏以爲師東面弟子西面天子入學承師問道固未有北面以詔之者而鄭註據尙書之進丹書以爲武王東面尙父西面有異於孔疏者豈以王庭之位宜與太學殊歟抑亦黃帝顓頊之道不外敬勝一言將終身奉以爲主故特居己於賓位幷不敢以尋常師弟之禮待之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

見必圄於一隅。思不周於萬類。非學也。學當深造之餘。必有引伸而觸長者。冶與裘異工。弓與箕異器。但其理可通。遂使父兄之世業在彼。子弟之能事及此。故君子之於學。優而柔之。饜而飫之。及其事至物來。雖平生耳目所未習。無不舉措裕如者。孟子所謂取之左右逢其源也。

樂記

變成方謂之音

鄭註。方猶文章。蓋取下經聲成文之義也。顧彼第言成文謂音。而此以應而生變。變而成方。自聲及音詳言之者。以彼所謂音者樂也。而此則指人之詩歌言之。詩者樂之本。詩正則樂正。詩淫則樂亦淫。故人之心既感於物而形爲聲。則高下疾徐。必有自然之變。以盡其情。尤貴有當然之方。以立其節。否則喜怒哀樂。變態無窮。不嚴防於其始。及比音成樂。則流蕩不可爲矣。經解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註云。方者道也。先王原樂之所由生。而欲先返人心於道。蓋隱有禮寓其間矣。故下言愼其所以感人。必首禮以道其志。

亡國之音哀以思

亡國之音。不必求諸桑間、濮上也。卽取三百篇之變者觀之。如兔爰之尙寐無覺。苕華之不如無生。哀莫甚焉。匪風之顧瞻周道。下泉之寤歎京師。思已極矣。其詩如此。則其樂必有志微噍殺。聞之而感然以悲

者。當季札觀樂之時。檜已入鄭。而曹去社鬼謀亡之世。亦不遠矣。自檜無譏。蓋知其政煩民困。滅亡無日也。後人顧謂國之興衰。於樂無與。而欲奏玉樹伴侶之歌。以驗其心之哀樂。何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

此承上文好惡無節而言之。先王知人之貴於物也。而懼其化於物。故探人性之中和。而制爲禮樂。以節其好惡。喪紀之無數也。安樂之多荒也。男女之有欲也。交際之易瀆也。而惟禮樂有以防之。防其過。固爲節。卽防其不及。而有所益。必有所損。亦謂之節。故節不獨著於禮之嚴。亦自存於樂之和。管子曰。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得所節而人乃無失。其爲人之道矣。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樂之和普乎外。而實根於性之仁。其優柔乎中。使人聆之而欲心忘躁心釋焉。故曰靜也。禮之敬存於中。而實適乎事之義。其周旋裼襲。使人見之而威可畏儀可象焉。故曰文也。惟中出而靜。則第率其性之自然者以發之。而無所留難。與乾之易知何異。惟外作而文。則第循其事之當然者以行之。而無所煩苦。與坤之簡能何殊。知其必易必簡。則凡禮樂之見用於朝野者。必反求諸吾心之仁義。又何有勝則流勝則離之患耶。

節故祀天祭地

禮之所該無窮。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莫不爲之限節。而其高卑上下之有秩者。尤著於天地。故

舉聖人所制祭祀之禮以明之。意本不在報生成之功也。圜丘方澤異其地。燔柴瘞埋異其儀。六變八變異其樂。一承祭而其禮已截然而不可踰。則凡天地間羣物有別可知矣。觀於此而知昊天成命之詩。小序以爲合祭天地者。非也。

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敬由節而生。愛以和而篤。其性本於天地。而功成於禮樂。故夫精審於制作之間。相合而有助者。禮樂也。流行於化育之際。曲體而不遺者。鬼神也。聖人德位兼隆。本幽治明。以明贊幽。建中和之極。爲天地消其乖戾之氣。故民之生於其間者。稟鬼神之靈。知能不待於學慮。遊禮樂之化。性情復得所陶鎔。夫是以合敬同愛。而仁風洋溢海內也。

論倫無患

靈臺詩。於論鼓鐘箋謂論之言倫。則論倫一耳。然專言論則字可假借。並言倫則義有異同。且對下文中正觀之。尤宜一字一義。按毛於詩傳謂論、思也。蓋謂樂之本於德者深足思。而宜加之論說也。鄭於此註謂倫、類也。蓋謂樂之比於音者各有類。而無乖其等倫也。子夏曰。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使樂終而不足論。必有淫溺害德之患矣。帝舜命夔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使樂行而倫不清。則必有宮商迭陵之患矣。究之大樂同和。其患必不至此。故特舉論倫而爲之揭其本情焉。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神曰率。鬼曰居。疏謂居亦率循之義。變文爾。非也。率者順而達之。陽之伸也。天之所以生物者也。居者萃而凝之。陰之屈也。地之所以成物者也。然生物爲天之和。而非以樂之鼓盪者敦之。則無以從天而宣其氣。成物爲地之宜。而非以禮之秩序者別之。則無以從地而析其形。此天地有資於禮樂。而聖人制作之所不容已也。

樂著太始禮居成物

此借易之乾、坤以明天地禮樂相須之義。太始者。氣之未形者也。未形則微妙難窺。而惟樂有以宣之。使之充塞而無間。成物者。質之各具者也。各具則散殊無紀。而惟禮有以定之。使之得所而不遷。其不言知。何也。知者乾之所爲也。乾知之而樂著之。始與俱始。无方无體之中。可挹其太和之神焉。其不言作何也。作者坤之所爲也。坤作之而禮居之。成必終成。一名一物之微。皆得其位置之序焉。下更以其動靜之對待流行者言之。而禮樂之爲功於天地。卽聖人之盡性以贊化育者。不外此矣。

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

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舞之人有定。則位之綴亦有定。宜無遠近之殊。其有殊者。固於常數之外。特加恩賞以奬之者也。當舜之時。艱鮮之奏。雜以懋遷。民多奔走於衣食矣。故欲觀諸侯之德教。必以五穀爲徵。尤以民之勞逸爲斷。民勞則綴遠。民逸則綴短。舞與其治相稱也。按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疏謂柷節一曲之始。其事寬。鞉節一唱之終。其事狹。同一賜樂。而所執以將命之器。

微有尊卑則此亦微示優劣以勉其益勤於民而已矣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

大章、堯樂咸池、黃帝樂大司樂教六舞以黃帝爲先而此乃次於堯下按路史有云堯制咸池之舞爲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周禮六舞無堯樂而註卽以大咸當之然則黃帝之樂歷顓頊、高辛至堯始增修之以用享而大章之所以章明俊德者必合咸池而始爲大備也董子曰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代之樂宜於今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則堯用咸池古今帝王之常法亦何待取證於漢之禮樂志乎

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黨正祭蜡而飲始則以禮終則如狂一日之澤爲農民也欲觀禮於飲食燕樂之間必由士始傳云鄭伯享趙孟趙孟欲壹獻而賦瓠葉則壹獻固士禮之至簡者然卽儀禮鄉飲酒觀之庠門迎賓以拜始陔夏送賓以拜終其間洗爵送爵則拜祭酒啐酒則拜主獻賓酢以至司正相旅衆賓受酬約計其拜不啻百焉非記所謂節文終遂者歟不特此也士冠而主人醴賓以壹獻之禮士昏而舅姑饗婦以壹獻之禮無不以拜明虔豈若勞農者之意主於飲乎固不必監史之立其旁而以醉伐德者鮮矣

制之禮義

本性情稽度數樂之大端舉矣及其發於聲音猶恐其大過乎宮細過乎羽則君民事物之亂當必有以節之節之者禮之中也猶恐其窕者不咸慊者不容則清濁高下之乖當必有以正之正之者義之宜也

此不過樂中自具之倫序。聖人從心制之。則以爲禮義也。

廣其節奏省其文采

曲之一終曰節。樂之更端曰奏。先王廣人所學。欲其自始作以至九成。按律循聲。優游饜飫。以博其趣也。節奏合以成文。而采則文之過其實者。本漢書顏師古註。故必從而省之。使適於華實之中。則不至以煩手淫心。愔其心耳。而德之稟於天者愈敦於厚矣。此樂之爲教。所以游人於廣大之途。而歸之於粹精之域。故孔子曰成於樂。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

上文言由順正以行其義。至德備矣。則可本吾心之順氣。著天地之正聲。而樂興焉。先從堂上言之。聲音者。謂工歌也。歌配以絃。則有琴瑟。大傳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取其唱嘆有遺音也。既歌以咏其聲。亦舞以動其容。朱干玉戚。武舞也。執籥秉翟。文舞也。文舞兼言旄者。以備樂師小舞也。明堂位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管以配舞。堂下之樂也。虞書言下管而終及簫。傳謂言簫見細器之備。故有瞽詩亦於既備乃奏之下。而終舉簫管。以著其肅雝和鳴也。顧樂器末也。非有積於中而徒求諸外。其能和天地而理萬物乎。故發者發其德也。文者文其德也。曰動曰飾。曰從義。亦猶是。

百度得數而有常

度生於律。數生於度。和黃鍾管長九寸者度也。九九八十一分者數也。而氣行於子月。子當天地人未分

之初．其數爲一．漢律歷志云．太極元氣．函三爲一．由一而三之．三三而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得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律呂全五數備矣．推之所以齊七政以授人時．立百物以利民用者．其數可紀．故其度有常．而莫不由黃鍾之一衍之以至無窮．故曰．黃鍾爲萬事根本．

禮樂偁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與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天地無情．而以立本不變至誠無僞者爲情．其命之於穆不已者．神明之德也．其氣之絪縕無間者．上下之神也．德藏於密．而徵不可見．情之未發者也．精也．神妙乎物．而顯有可憑．情之已發者也．粗也．聖人依象天地之情．制爲禮樂．以達其德．而爲之著始居成．以降與其神．而使之上行下濟．則精而形上之道．與粗而形下之器．皆凝合於聖人之心．故能以輔相天地者．統領羣倫．使凡有君臣父子者．知其爲生人之本．而不可變達吾心之誠．而不容僞．禮以履之．樂以樂之．共勉爲仁敬孝慈．以曲赴乎其節焉．

治亂以相

上文言會守拊鼓．堂上之樂．此言治亂以相．堂下之樂．拊與相自不得合而一之．而鄭顧謂相卽拊者．按周禮．自大司樂以暨司干．言樂器詳矣．無一及相．鄭註．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馬氏通考謂相狀如鼗．韋表糠裏．是二者形制俱同．此鄭所以目爲一器也．又按爾雅．和樂謂之節．疏云．節者樂器．謂相也．是一物而三名．意其用以倡樂者爲拊．而用以節樂者別名爲相歟．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

土鼓葦籥。樂之始也。土者沖氣所出。籥者中聲所通。太音聲希。亦以表其淳德而已。未足宣天地之和也。中古聖人有作。因而增之。革則有鞉鼓。木則有椌楬。燒土爲壎。截竹爲篪。樂器較多於舊矣。然而革之音主於一。木之音傷於直。壎之音闇而濁。篪之音清而悲。豈聖人心力不能極八音之華美哉。而祇取於質素者。於制器調律之內。寓反本復古之心。所以絕遠於淫溺煩驕之害德也。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始之總干而山立以待者。待周有二之諸侯也。此之復綴而久立以待者。待殷三千之諸侯也。武王牧野之誓曰。逖矣西土之人。則所稱友邦冢君者。不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而已。若薊在燕。祝在青杞。陳、宋在豫。地皆近商。其敢背紂而先至乎。不至而古先帝王之裔或在畎畝。或守故封。何由悉知而沛新恩以重錫之。且克商反政。將與天下偃武脩文。而所以教孝教弟教臣。又何由使遐邇之人得以觀法。故凡諸侯之未前會於孟津者。今不能不待其至也。孔疏謂待以伐殷。則與始之備戒已久病不得衆者。言重而意複矣。

左射貍首右射騶虞

鄭註。左爲東學。右爲西學。疏謂東序在東郊。虞庠在西郊。以東西別學之大小。則豈諸侯習射於大學。天子反習射於小學乎。說者謂左射卽下射。右射卽上射。殷人尊右。此時猶用殷禮故也。然下文明云。周道四達。安得擇士郊宮而獨從殷乎。按山陰陸氏謂天子立四學。幷其中學而五。皆於一處並建。左爲東序。

右爲瞽宗皆大學也若然則貍首之詩所以爲諸侯射節者不以歌於東學爲僭騶虞之詩所以爲天子射節者亦不以歌於西學爲替矣

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

曲謂紆迴不迫直謂剛勁不撓繁謂雜而成文瘠謂簡而有要廉乃皦如之義肉爲圓美之神皆樂之聲也聲閱而止曰節進而作曰奏節奏總上文樂之終始言之六者義相反而相成蓋調劑以得其中和故其聲足樂而不流也不如此則不能感動人之善心而以道從欲以情決性甚非先王所以立樂之意矣

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

宋音燕女溺志齊音敖辟驕志祭祀所弗用者而師乙乃取其能斷與讓豈其自作爲歌詩有以惑人之志而所識古帝王之遺聲固足以成人勇義之德歟按三百篇商有頌而無風齊有風而皆變故商之被諸民俗者不可攻而齊自虞韶以外古樂所存無明證也今但就二國之詩論之商頌簡嚴即武湯之載旆秉鉞高宗之伐楚哀荊其勇斷可知矣而季札於魯之歌齊美其泱泱大風宏大者不見小利則雖自哀公衰變以後而三代尚義之盛德猶有未泯於人心者歟在歌之者明以辨之

讀禮記卷八

雜記

大夫以布爲輴

輴所以覆柩上下之通名也。但輴之義取於蒨所以染成赤色者。諸侯緇布爲帷。則必以赤布爲輴配之。大夫布不用赤。士惟用白布而已。考殯車之輴。與葬車之荒略同。喪大記於諸侯言黼荒。大夫言畫荒。於士則言布帷布荒。鄭註。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是同質而特異其采耳。而此下經云。士輴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與大記異。將何從焉。按儀禮既夕商祝飾柩。鄭註以爲牆有布帷。柳有布荒。則士輴當以大記爲準。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

大夫遇君之喪。居倚廬。練而居堊室。次於公館以終喪。禮也。或疑鄭註三年無歸。似有未安。不知鄭第論其禮之常。未及其變也。按曾子問。君薨既殯而有父母之喪。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未殯而有父母之喪。則歸殯而反君所。有殷事則歸。君子不奪人親。豈肯以君公之尊。而使臣子不得治其私喪哉。由是推之。倘父母有疾。歸視醫藥。朝夕則往。哭於殯宮。宿於公館。亦情義之兼盡者。

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儀禮既夕薦馬之節凡三其薦於祖奠遣奠者不言哭踊惟柩始朝廟設遷祖奠之時乃言馬入門哭成踊此記哭踊而卽以包奠讀書繼之者蓋明三薦俱哭也或欲置哭踊於薦馬者之上或欲置於出之下置於其下則是馬入而無觸於目馬去而反哀於心也斷非人情卽置於其上亦無以見哭踊之節適當馬之甫入薦而欲出之候也包奠者苞牲以爲遣車也讀書者讀賵以告死者也皆在薦馬之後馬既薦而出自道車從而駕之以視初薦之時行期愈迫哀痛彌深故此哭成踊者專爲馬也非爲奠也而或連下文徹者入踊如初之語以釋此踊失之矣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

三年之喪既練則久受之以葛帶矣而顧以大功之麻帶易之者以練除首絰前喪之哀略殺而後喪之痛方新故暫爲之變服迨後喪既葬自反服其前喪之服也大功服有三等而孔疏必以降服爲言者固以正衰八升冠十升義衰九升冠十一升較細於三年之練衰故不得易耳然大功降衰七升與斬衰之受服六升齊衰之受服七升其精粗亦無大異而經文概言三年未嘗別之爲父爲母鄭註亦概言大功未嘗定之爲殤固不如賀氏之說謂三等大功皆得易之重新喪也

其始麻散帶絰

麻卽絰也散帶不絞小斂以前之飾也及大斂旣殯而後絞之按奔喪禮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今於聞喪之始而卽爲之服麻者蓋迫於公私之事未能急奔而自揣其歸期之必

在麻帶絰日數後也。故爲位變服。三日五哭。以象其始死以至成服之禮。鄭註所謂與居家同也。

稽顙者其贈也拜

贈謂衣衾錢財之屬。所以助喪事者也。儀禮有襚者則將命。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父沒而主適妻之喪。應與士喪禮同。故謂之稽顙者。爲其當稽顙也。但以母在而禮屈於尊。不得盡其私。則雖有厚贈當稽顙者。亦第拜之而已。如謂贈得稽顙。是視此贈有逾於吾之所以事母者也。烏乎可。

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鄭釋顧命大輅爲玉輅。先輅爲金輅。玉輅以祀。而封侯國則金輅爲先也。褒衣者。鄭註所謂始命爲諸侯。或朝覲。得加賜者。故曰褒猶進也。下經公襲九稱。以衰冕親身。而褒衣最在外。蓋奉天子之賜。以爲尊榮。較先輅尤重。倘以二者遺人爲送死之用。則非所以尊王命矣。

士三踊

諸侯大夫禮亡。七踊五踊。無經可考。而士之喪禮猶存。觀其自死至殯。言稽顙成踊者一。君弔也。言丈夫踊者二。小斂奠也。言卽位踊復位踊者各一。成絰及卒殯也。言踊無算者四。與踊如初者一。則馮尸而踊。倚堂而踊。遷尸而踊。斂棺而踊。蓋塗而踊。皆哀痛慘怛。發於情所不能禁者。而儀禮尚未言始死之踊。殆不啼十餘踊矣。詎止於三。蓋哀至則哭踊亦隨之。其何常數之有。則此之七踊五踊三踊。誠不以限孝子之心。亦以怵不肖者之斷不可不及乎此也。按喪大記。鋪絞紟踊。以至斂絞紟踊。其節有七。然祇言得大斂之時。恐未足當公之七踊也。

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

諸侯以司徒兼冢宰宰固上卿貳君事者。宰夫其屬也。或以宰爲小宰非卿。吾據聘禮論之。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戒上介。下云宰命司馬戒衆介。司馬亦卿。小宰下大夫安得命之。又云宰書幣命宰夫官具。宰告備於君。宰之爲上卿明甚。及使者至鄰國聘。則公側授宰玉。享則公側授宰幣。迨士介行覿之時。宰夫受幣於中庭以東。則此以宰舉圭璧。宰夫舉襚。雖器幣與聘享殊。而其受之以尊卑爲差次者。禮無殊也。使謂春秋無稱上卿爲宰者。顧不據儀禮而據左氏傳。何歟。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

鄭、孔以此臨比於聘之私覿。是也。上文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及使某含。使某襚。使某賵。皆爲君弔也。而公事既畢。使者欲自伸其哭踊之情。故托言執紼。若將留以送壟者然。蓋爲己弔也。爲君弔。故位在門西。客禮也。爲己弔。故入自門右。臣禮也。雖固辭不獲。終從客禮。亦猶聘賓之請覿。始入門右。而終入門左也。或以其屢稱君命。遂疑臨亦爲公。不知臣統於君。臣之禮皆君之禮。故稱君命者。歸美於上之辭耳。一介老者。猶云一個臣耳。傳云。一介行李。杜註。獨使也。孔疏以介爲擯介之介。謂謙言爲介者祇有一人。則吳語一介嫡男。一介嫡女。何以稱焉。上文相者出告。皆曰孤某須矣。此節相者反命。則曰孤須矣。稱名者。答其君之辭也。不稱名。答其臣之辭也。集說既從孔以臨爲私禮。而於上節致賵之時。但云孤須。刪去某字。且引陸氏以爲諸本有某字者非。亦謬甚矣。

如三年之喪則既顓其練祥皆行

期而練。再期而祥。祭之變而從吉者也。今以前喪遭後喪。而均爲三年。其哀正同。如未顓而遽以祭除服。是忍於後喪也。如既顓而不以祭存親。是忍於前喪也。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則練祥必不可廢。但不當行之於尸柩尙存耳。或有疑於以顓代葛之說。而訓顓爲練。謂既虞變麻之哀未殺也。然使後喪適值前喪將練之時。而復俟後喪之練。是再期而練也。練於虞後。已爲奪於後喪。而追舉之。又可緩乎。且練祥吉祭。暫爲釋服。卒事而仍爲後喪服。其受服則前後各盡其情。無所偏於厚薄矣。奚必以練易顓。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

祔必以班。王父死則當祔於高祖。己之高祖。王父之王父也。今孫死而祔王父。從其昭穆。禮無異於王父之祔高祖。故曰猶是。其云未練祥者。明無廟也。無廟何祔。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杜註。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於寢。則孫死卽於是乎祔之。

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飮之可也

此言助喪祭者。當視主人之哀節以爲飮酳之禮也。小祥雖與虞祔有異。而要經杖履猶存。見之者當爲惻然。故主人受賓酢。嚌之而已。而賓受主獻。何可卒爵。大祥主人啐之。則衆賓兄弟舉奠爵以行酳於禮爲可。而鄭以爲無無算爵。猶與特牲不同。是於變吉中而常存悲痛之心也。故魯孝公之於大祥。奠酳弗舉。其失禮也小。而昭公之練而旅酬。其害於禮也大矣。

廬翠室之中不與人坐焉

斬衰居廬。疏衰居翠室。是人子思親之所也。思則哀。哀則哭。恍焉惚焉。無可爲外人喻者。故己不出。人亦不入。不欲間其憂也。曲禮曰。有喪者專席而坐。呂氏謂不與人共坐是也。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踊

袒對下文兩襲字言之。爲大斂事變也。當袒而至。或大夫或士。不必偕也。前小斂既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此亦既事而後拜。於大夫。則當斂棺加蓋之時。絕踊而出。於士。則俟卒塗置銘之餘。成踊而出。惟其絕踊。則必改成踊而襲在拜後。惟其成踊。則不反成踊而襲在拜前。此一經。專明大斂拜賓之事。與士喪禮正同。但喪禮言有大夫後至。而未嘗及士。顧能知拜士之不等於尊大夫者。即於小斂之拜決之。

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三年之喪不弔。而與死者有服。則往哭之。前經云。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又云。卒奠出。改服即位。哭之者恩也。必改服者義也。檀弓。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緦服之輕者也。暫釋己之重服。而服彼之輕服。亦以往哭之恩。專主於新死者。則服必稱其恩。而後哭非虛也。故曰。君子禮以飾情。

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鄭註。天子諸侯諱羣祖。疏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故諱羣祖以次差之。則大夫三廟。諱不及高。適士二廟。諱不及曾。故記言卒哭而諱。自王父母始。然此非己之王父母也。己之王父母。乃父之父母。諱何待言。惟

父之王父母。以及世父叔父。兄弟姑姊妹。皆與父有齊衰之親。父爲之諱。子亦不敢斥言其名。孔疏謂父之王父母。於己爲曾祖父母。禮不宜諱。正因諱不及曾之義。未可執天子諸侯禮而疑其說之非也。曲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正謂爲王父母諱其所諱。除父之兄弟姊妹爲己所當諱者。而於父之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等。俱從而諱之。而孔專指王父母之身。遂謂其不合於士。而屬之庶人。此則疏之泥也。

內亂不與焉

內亂如鄭伯有、子晳之爭。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蓋不欲預其事也。然使貪亂無厭。禍將及君。豈得坐視其間。如韓厥之辭書、偃而曰。焉用厥乎。其不與者。自度其力不能討。暫避之而徐圖之。故子產得操政柄。遂誅子晳。而鄭國安。使當時輕身赴難。倖而成。天也。否則如仇牧之見殺於宋萬。叔仲惠伯之見殺於襄仲。於國事又何濟焉。

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

此明五等之瑞。而言圭不言璧。下云藻三采六等。祇有公侯之三采三就。而不及子男之二采再就。故鄭以爲作此記者失之。山陰陸氏以子男朝用璧。聘頫用圭。謂鄭註誤。非也。按本文所謂九寸七寸五寸者。皆所以朝天子。不關聘頫。典瑞有云。瑑圭璋璧琮以頫聘。故儀禮聘君用圭。享以璧。聘夫人用璋。享以琮。記云。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此據公侯伯之禮則然。若子男則聘用璧琮。享用琥璜。蓋聘頫之玉。

皆下其朝王一等。如公執桓圭九寸。聘用瑑圭八寸。子男朝惟執璧。安得聘反用圭乎。陸說殊無據也。或謂言圭兼公侯伯。下文玉也。該有子男蒲璧在內。其義可通。然亦未足以難鄭。

喪大記

廢床徹褻衣加新衣

廢床而寢之地。亦猶升屋而號。行禱五祀。人子冀幸其生耳。而當疾病既革。則埽堂徹樂。凡所以愼終之儀。不可不備。故爲之徹褻衣。易新衣。君子正其衣冠。正而生。不敢不正而斃。亦曾子易簀。子路結纓之心。又按檀弓。季康子之母死。敬姜曰。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于斯。則鄭、孔客未候問之說。義應並存。

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

男女有別。禮之大經。雖死不變。僖公薨于小寢。春秋譏之。爲其近婦人也。諸侯有疾。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薨以是舉。皆其平生贊正服位之人。下至於士。亦有侍御僕從。故其喪也。御者四人抗衾而浴。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男女不相爲役也。按下經。士之喪皆爲侍。士是斂。鄭讀皆爲祝。卽儀禮商祝也。商祝亦士。則知其將死而體一人者。莫非士也。愼終之道。亦嚴矣哉。

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

君薨稱子。正其爲世子也。東者主人之位。坐於東方。承統亦以主喪也。在禮。未成服以前。升降不由阼階。然出拜國賓。固以行自西者。明人子之不忍死親。入統諸臣。必以位在東者。見先君之幸有主後。且諸侯

繼世。得臣其諸父昆弟子坐而卿大夫父兄子姓並立其後。尊卑之位定矣。其坐于西方者。不言主婦。而曰夫人。謂其母也。母雖尊。而不得居主位。內外統于子也。此卽尚書顧命延入翼室恤宅宗之義。蓋一國宗之矣。

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

以東西別其哭位者。亦女統于男之義。按士喪禮。主人坐于床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倚床東面。上言坐而下不言立。則父兄姑姊妹以及男女子姓皆坐可知。正與此經義合。而既夕記云。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推其意。若非命夫命婦則皆立也。不惟與此經不合。亦與士喪禮顯有牴牾。禮朝廷論爵居鄉以齒。故庶子正內朝之位。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大夫士非君。安有主人主婦坐而父兄姑姊妹皆立者乎。故論士喪之哭位。當以此經爲正。而上文大夫之喪所謂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者。亦非也。殆記禮者雜述所聞。而未免擇之不精矣。

弔者襲裘加武帶絰

按玉藻。居冠屬武。則禮冠固有與武不相屬者。然武爲冠卷。著冠則必施武。未有先時無武。至弔而加之者。此所謂加。加絰非加武也。子游襲裘帶絰。檀弓未言及武。而絰必加于武。則言絰卽武可知。但文有詳略耳。而賀氏云。加素弁于吉冠之武。集說從之。考周官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謂加絰于弁也。今如集說。是用吉冠之武。而加素弁于其上。又不見絰之所在。亦舛矣。

大夫於君所則輯杖

杖者病也。君杖而大夫輯。不敢以病弛其敬也。上文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子與大夫同。而復別之爲君所者。入殯宮則先君以臨之。子臣爲一體也。居倚廬則適嗣以主之。君臣無二尊也。故自其思慕乎親者言之。則謂之子。而自其統攝乎臣者言之。則必稱之曰君。

大夫有君命則去杖

上言主人。而此言大夫者。非一人也。古者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當其居喪之時。尙未敢必爲士。況大夫乎。故特起大夫之文。言其實爲大夫。而遭父母之喪。有君命則去杖。亦猶諸侯世子之尊王命也。然則大夫之子爲主人者將奈何。假士禮以行之可也。

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

甸人屬于甸師。本給薪蒸之役。今必取復魄人所徹之厞薪以用之者。蓋升屋而號。惟士卽於所死之宮。若諸侯復于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則厞薪固有取諸祖廟者。鬼神之物。非可褻用。故然竈以煮稷粱。而供尸沐。亦猶重既虞而埋之。杖既祥而隱弃之。皆不敢使人慢褻之義。尊廟亦以尊尸也。孔疏以廟爲正寢。推其意。以將用爲殯宮。故假神以名之。此於士之喪禮得矣。抑思經所謂廟者。兼有諸侯大夫在乎。

絞一幅爲三不辟

上文言小斂之絞。縮一橫三。大斂之絞。縮三橫五。舉其數未詳其制。故特申言之。舊說專指大斂之絞。則

一副爲三不辟祇是縮者未足以該橫者或曰此總言大小斂絞皆用布之全幅析其兩頭爲三而留其中央不擘其說較爲明捷蓋必不擘其中而後絞之藉于下者不移必析其末而後絞之束于外者始固理應如此且小斂衣十九稱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祭服不在算大夫士兼有褖爲衣多矣又以兩衾裹其上下使之正方而後束之以絞脫非橫縮皆用全幅則不能周而舉之何以奉尸于棺乎

父兄堂下北面

大斂於阼其陳衣布席鋪絞衾占地必多故子位于序端卿大夫位于堂廉楹西廉近南霤其外更無餘地使父兄立于楹西之西則去尸爲遠無以北面而視斂且嚮君也故其位在堂下以東爲尚前此室中之哭位父兄立于卿大夫之後陸氏以爲國事先君臣也今亦猶是義耳豈以父兄不仕爲賤而下之

馮尸不當君所

馮尸必當心而君既坐而撫之則是君所也使餘人復當其所則是上干于君也大夫士何敢然按士喪禮君來視斂主人降中庭君升主人馮尸命主婦馮尸與此記大夫之喪俱同故記者卽取士喪禮馮尸不當君所之文以見大夫亦無異也蓋升之使馮者不欲奪主人悲哀之心而馮必異所者不敢忘上下尊卑之分君臣之間雖當衰絰哭踊而猶有禮焉

樂作矣故也

皇氏以樂作總釋祥禫之無哭其說是也祥之日鼓素琴琴卽樂也凡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按其中

暉上下已備律呂而諧宮商豈得謂非樂耶雜記言妻有服不舉樂于其側使非琴瑟安能於妻之側奏之故下云大功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正謂樂卽琴瑟耳魯人朝祥暮歌子路笑之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是琴亦樂歌亦樂豈必如孔疏八音懸于庭而後謂之樂哉況本文祇言樂不言琴則其以琴爲樂而總釋祥禫明矣

主人具殷奠之禮

殷奠者異于朝夕常奠也牲牢豆籩禮如大斂註謂榮君之來故具以待之而義未盡也蓋君於大夫之喪當視大斂於士有賜亦視大斂乃爲事故所牽既殯而至在主人雖當成服之後在君實爲至哀之初入對殯宮如見尸柩按士喪禮蓋棺卒塗君命反奠主人立中庭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今弔雖後時而設大斂之奠使君得以成禮如初喪者然故主人免絰深衣復其殯服皆曲禮君心故也至若君來不戒既退而設大奠以告死者則專以君弔爲榮矣

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士喪禮掘肂見衽衽所以連其蓋與棺之際而以革束之儀禮雖不言其數度非二不足以束之使堅也君蓋用漆與大夫同而以衽束之三與二別之大夫衽束與士同而以蓋之用漆不用漆別之其降殺甚明則知縮二橫三檀弓專爲天子言之也與此記所稱君者異

比出宮御柩用功布

自宮以內寢廟在焉春秋奉祀之所其地應無高下傾虧功布御柩正爲門外至墓導引其行經所謂比出宮者蓋出宮而用之非出宮而不用也鄭見儀禮既夕將設祖奠則云商祝御柩既讀賵遣則云商祝執功布及出宮踊襲以後不見商祝遂謂自宮而止竊意商祝所職不過爲引柩執披之人節其抑揚左右宮內如是道上亦如是其義已明故略而不言耳且君用羽葆大夫用茅士用功布尊卑之分既昭有何嫌忌而去之乎以當用之物而忽去之于需用之時似非情理

讀禮記卷九

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虞夏皆出黃帝。黃帝孫曰顓頊。顓頊生窮蟬。歷六世而有舜。則舜以顓頊爲始祖。而禘黃帝於顓頊之廟。於禮爲宜。嚳則元嚚之孫。於黃帝爲曾孫。而顓頊之族子也。去舜遠矣。乃舜以受唐之天下。遂郊配嚳而宗祀堯。則知爲人後者爲之子。凡以旁支入承正統者。不得復顧其私親也。由是推之。夏后氏既禘黃帝祖顓頊。亦宜郊堯而宗舜。彼崇伯鯀與瞽瞍類耳。卽謂鯀有障水之功。而傳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其德豈下於鯀。但俱非可以配天者。舜無私於瞽瞍。則禹亦必無私於鯀。而羽淵之神。實爲夏郊。或其子孫爲之。非禹之所敢出也。觀其下曰宗禹。則不當禹之身明矣。

祖文王而宗武王

家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此所謂文、武是也。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周公特起之義。與殷三宗、周二室不同。而說者執雖禘太祖之序。以文王爲祖。執嚴父配天之言。謂成王時當以武王爲宗。此大謬也。按朱子答或問云。周公創法。以文王配明堂。永爲定例。卽后稷配郊以推之。其義可知。然則祖文宗武。當以家語爲斷。而韋昭之解國語。不可從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

時者天地之氣所遞嬗而成故承祭之壇亦尊爲泰而曰昭者言其神昭然於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間而不爽也月令迎春於東郊迎夏於南郊迎秋於西郊迎冬於北郊皆四時之正祭牲用太牢而五天帝五人帝五人官俱從祀焉茲第封土爲一壇而埋少牢於其下則以慆陽伏陰淒風苦雨之有害於其時因而禳祈之出於暫而不舉於常故禮從其簡也

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地載神氣風霆流形此山林川谷邱陵之所以生財以供民用者也至若山出器車河出馬圖爲人世之所少見多怪者莫非陰陽不測之妙用故謂之神惟王者本體宏遠能以一心貫幽明之理而爲萬物報生成之功故於郊祭之餘望祀四方而百神無不爲所懷柔也

夏之衰也周幷繼之故祀以爲稷

夏之衰商之興也書序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是勾龍仍配后土而獨以弃易農明王者革命創制之義或謂湯有天下七年大旱故欲變置社稷孔於商書疏中力辨其非而此疏復用其說者豈以孟子有此義故取之歟不知孟子所謂變置者不過遷其壇壝新其墻塒如壞廟易椽之制耳何敢以旱乾水溢幷其所祀之神而廢置之

冥勤其官而水死

此言冥之以死勤事。明殷人所以配郊之義。集說謂冥卽玄冥。非也。按左氏傳。蔡墨謂少昊氏有四叔。修及熙爲玄冥。子產謂金天氏有裔子昧爲玄冥師。是其世爲此官也。與商之冥何涉。路史契之來孫曰冥。實喜水功。夏后氏命爲司空。勤其官而水死。商人是郊。正合此經之旨。以冥例鯀。則知所謂障鴻水而殛死者。亦以明鯀之當郊。石梁王氏謂祀禹非祀鯀。誤矣。

祭義

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四時祭皆有樂。見於雅頌之歌咏者多矣。而禘有樂嘗無樂。於郊特牲言之。於此又言之。殆記者見其陽來陰往。義所當然。非有殷、周已事也。或曰。此專言大夫士禮。特牲、少牢皆不用樂。而少牢祝辭有曰。嘉薦普淖。儀辭有曰。宜稼於田。玩其語意。頗似秋物大成。祭品豐厚。孝子特伸養道者。其爲嘗也歟。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此舉一祭之終始爲言。故以入室出戶該之。特牲。祝先入。主人從西面於戶內。卽此入室之時。尸猶未入。虛位也。而如在其上。彷彿見之。下文所謂致愛則存也。自是迎尸門外。饋食室中。禮成三獻。惠及旅酬。卽周還也。其出戶者。特牲。主人出立於戶外西南。是也。當其時。尸謖。祝前主人降。沓乎其容。寂乎其聲。而如將聞之。下文所謂致慤則著也。迨至佐食徹俎。敦改設於西北隅。扉几筵。闔牖戶。室虛無人矣。而以送往

之心。如聞歎息所謂聽於無聲者也。其始入也。註疏所謂陰厭。其終聽也。註疏所謂陽厭。必兩言出戶者。以祭畢而出。有祝告利成。佐食改饌兩事。故重言之。儼然者愛也。肅然者敬也。愾然者哀也。一祭而兼三義。蓋本其致齋之誠。通微合漠。故能與神明交。而所見所聞。俱有可必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聖人所以能饗帝者。事天如事親也。孝子所以能饗親者。事親如事天也。聖人孝子。一心而已。饗帝饗親。一理而已。故下文第言孝子之不怍於尸。卽知聖人之無愧於帝。

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愛之深則結爲欲。欲藏於中。色著於外。故逸書曰。欲色嫗然以愉。然在生人。可察而喻。祭者杳矣。仰瞻几筵。何由使隱微所存。顯呈於目乎。蓋惟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以誠通之。乃得見之。

虛中以治之

坤畫中虛。虛則敬。敬則神明不擾。而思慮能周。故祭物以豫而備也。魯文公承先君之統而廟壞。公索氏以將祭之日而牲亡。皆見譏於夫子。譏其中不虛而怠氣乘之耳。穀梁子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敬也。而曷不思所以自盡乎。

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

守身如守玉。執虛如執盈。卽曾子臨深履薄之心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固舉

孝子之居恆言之。但上經言將祭之時。奉承而進。洞洞屬屬。如弗勝。如將失之。語與此同。則孔疏以執玉奉盈。謂孝子對神容貌敬愼者。未可疑其說之非也。且敬養固所以事親。卽敬享亦所以事親。孝子惟奉此以自終其身耳。曷嘗以父母之存歿而異視之。

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鄭註闇爲昏時。劉原父謂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當以劉說爲是。按周禮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叫百官。註謂夜漏未盡雞鳴時也。郊特牲。鄉爲田燭。孔疏謂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嚮郊之早。蓋古人敬而事必敏於行。皮弁聽報。固有不遑假寐者。而闇在日出之前。不在日入之候也。灼然可知。或謂以朝及闇。及之爲言至也。劉於及字之義未明。竊意說文及、逮也。樂記。恐不逮事。註云。逮、及也。禮器。季氏逮闇而祭。與此及闇義同。集說於禮器釋爲昧爽以前。而於此釋爲日之將落。夫將落是猶未落也。豈可謂闇。

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氣之靈爲神。魄之靈爲鬼。人自有生以來。心能知覺。卽神之所爲。形能運動。卽鬼之所爲。管子所謂凡物之精。此則爲生。流於天地。藏於胸中。鬼與神無不合也。及魂升魄降。而鬼與神離矣。聖人制爲祭祀。以生人之靈。萃死者之靈。不敗以其升於天者散而無歸。不敢以其降於地者泯然無識。竭情盡愼。使其離者合之。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一如其生前之形氣凜凜。此反本復始。聖人所以爲教也。家語曰。合鬼與神而

享之言享而禮從此起矣。

觀以俠甒

既夕。兩甒醴酒。士虞亦兩甒醴酒。謂若醴若酒。陳以二尊。所爲俠也。士冠士昏。側尊甒醴。嘉禮與喪虞異也。燕禮、大射。膳尊與玄酒並陳。故公尊瓦太兩也。此宗廟饗祀。醴齊明水同列俎簋之間。故曰觀以俠甒。按鄭註司尊彝云。祼用彝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則俠甒亦爲朝踐之尊。豈爲祼圭之不宜在饋食下哉。細玩經義。專主報氣報魄言之。故取臭之達於陽者屬諸氣。取味之達於陰者屬諸魄。原不拘拘於行禮之序也。故建設朝事之後。更不明言饋食。其所重固不在此。如必牽於其序。則郊特牲升首於室。亦在殺牲制祭之時。何獨疑於俠甒鬱鬯。

君召牛納而視之

牛在芻牧之所。將有事於上帝。則召養獸之官。納而視之。既擇其毛。又卜其吉。愼之也。方氏以召牛爲展牲。不知召牛者召之於未養之初。展牲者展之於既養之後。春秋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穀梁所謂日展而知者也。蓋既芻之於滌。三月之中。謹備其災。下文朔月月半。皮弁素積以巡牲。展道也。

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樂者異文合愛者也。人而能孝。則愛結於心。而太和之氣。溢於民物。頑闇允若。而南風歌舜。其著也。司徒

掌教而不孝首棘八刑蓋不孝則百行失其本而衆惡叢其身矣君子執玉奉盈不敢一朝失足惟自勉於樂之實亦何畏乎刑之嚴而其心猶競競焉是以樂生於舞蹈而誅且凜於鬼神也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

小司徒起徒役田與追胥竭作鄉大夫則國中六十野至六十有五皆征之未嘗以五十始衰不從力政也至於蒐狩所獲夏官但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而已穀梁有云天子與士衆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所以賤勇力而貴仁義未嘗以其年之長也而頒賜獨隆於人然則此記所云或前代之遺法故獨稱爲古之道孔疏以記者生於周之末而以周初爲古非也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

東行西行謂見八十九十者之途也西行者東行者謂君本所欲之之途也意本欲西而有老者在其東意本欲東而有老者在其西則必迂道趨謁不得背其居而徑去也或謂弗敢過者遇諸途則下車而問勞之其說似爲直捷然老者步履維艱恐無道遇人君之事觀下文欲言政者就之固爲尊賢敬老之心亦知其人之難出故也

示不敢專以尊天也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其變化吉凶雖聖人之所爲而必有天焉以臨其上天者聖人之所尊猶天子者臣民之所尊也易曰官占惟先蔽志朕志先定鬼神其依聖心之神明亦何難於專決而武王誓師則曰朕

夢協朕卜。周公大誥則曰。寧王惟卜用。以征伐大事。而聽命於元龜。蓋承殷人之俗。而以神道怵其心也。故曰。示不敢專。將誰示。示天下之臣民也。天子尊天。而天下之尊天子亦如天矣。

祭統

心怵而奉之以禮

非有所怵於其心。則禮無自生。非有所奉乎其禮。則心無自盡。致愛致慤者心也。比時具物者禮也。用此知禮以儀心。而凡輕議乎禮。以爲人之所設。非天之所爲者。非也。用此知心必依禮。而凡過恃其心。或致失之於儉。與失之於濫者。俱非也。故曰。惟孝子爲能饗親。

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蓼莪詩曰。拊我畜我。畜者父母之所以愛子。不宜據緯書庶人曰畜而以畜養其親爲言。況記者自明畜義。謂順於道不逆於倫。竊意道之所該者廣。而其事莫大於五倫。故曾子以事君不忠朋友不信爲非孝。而夫子以妻子好合兄弟既翕爲順親。卽以祭言。十倫所列。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居其要。而貴賤、親疎、爵賞、政事不過由此推而行之。此大倫也。卽達道也。行道而有得於心。斯謂之畜。畜則能愼行其身。不辱其親。而可承祭以繼其孝矣。孟子言仰事父母。俯畜妻子。謂庶民也。養親而謂之畜。則不敬甚矣。故鄭亦訓畜爲順於德教。

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

此爲上文菹醢補言之。俎薦三牲。籩陳六穀。而此則籩豆之實也。上言水草之菹。而韭菹筍菹非水也。約言草木。而菹盡矣。幷籩人棗栗之屬俱該之。上言陸產之醢。而贏醢蠯醢非陸也。約言昆蟲。而醢盡矣。幷內則蜩范之屬俱該之。萬物皆生於天而成於地。犧牲黍稷。孰非陰陽冲和之氣所結。而昆蟲以陽而生。陰而藏。草木以陽而榮。陰而實。尤其顯者。故欲備陰陽之物。必極諸此。郊特牲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義如是而後盡耳。

夫人薦泲水

泲卽宗婦所執之盎也。以盎齊稅於清酒。故謂之泲。周禮。盎齊泲酌。此不云泲酌。而云泲水者。註謂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耳。然夫人既不薦明水。而必連言之。不亦贅乎。郊特牲。凡泲、新之也。延平周氏謂泲者以水和之解之。和解則新。其說爲是。按司尊彝。凡酒脩酌。註謂凡酒三酒也。脩讀爲滌。引曲禮水曰清滌。謂以水和酒而酌之。三酒既可和以玄酒。五齊獨不可和以明水乎。說者必謂明水玄酒。設而不用。何也。

尸亦餕鬼神之餘也

舊說以朝踐之時。薦血腥於鬼神。至饋熟時。尸乃食之。故曰餕其餘。然饋熟爲正祭。尸雖食舉。食黍食哉。皆以饗神。非飫尸也。不得爲餕。特牲、少牢皆於禮成尸出之後。設對席。分籩豆。士二人餕。大夫四人餕。士不儐尸。少牢下篇、有司徹則大夫儐尸禮也。其云司宮攝酒。乃送尸。俎則其爲餕餘可知。天子諸侯明日燕尸。夏曰復胙。商曰肜。周曰繹。繹者尋繹前祭。亦取神享之餘。詩曰。公尸燕飲。福祿來成。所謂餕也。而方

氏乃以正祭當之。本文不明云。餕者祭之末乎。

鋪筵設同几

祭有男尸。無女尸。陰統於陽之義。毛公於死則同穴傳云。生在於室。則內外異。死則神合爲一。亦其義也。周禮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每敦一几。鄭謂親雖合葬。同時在殯則異。凡以體有不同也。迨至事之於廟。則形體俱泯。而精氣徒存。孝子以誠格之。則祖妣相隨而至矣。此鋪筵同几。聖人深知鬼神之情狀。以垂爲典禮。而說者乃推其義於女尸之難備。非也。

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

按少牢。主婦自東房。薦豆與敦。贊者一人。被錫侈袂。至於諸侯。則外宗佐薦豆籩。內宗佐傳豆籩。又有嬪婦以贊其事。則當祭而與夫人相授器者。皆婦官也。執校執鐙。亦何嚴焉。然考周官內宰后祼獻則贊瑤爵。此云執醴。或其人歟。且其職兼正服位而詔禮樂之儀。註謂薦徹之儀。當與樂相應。此其事有節文。或非淺識所能嫻者。故其下云。贊九嬪之禮事。贊之而亦有時代之歟。不然。命婦相夫人。記言之屢矣。於男女有別之義何關。

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

禘郊之事。則有全脅。四時常祭。體解而薦之。特牲九體。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一、長脅二骨、短脅一也。少牢十一體。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正脊一、代脅一、短脅一也。論其貴賤。則肱骨以肩爲

貴。臑爲賤。股骨以肫爲貴。胳爲賤。脊骨以正爲貴。橫爲賤。脅骨以正爲貴。短爲賤。故特牲九體之用爲俎者。尸俎用肩。肵俎用臂。下於尸也。主婦俎用觳折。下於主人也。宗廟之中。接神者莫貴於祝。助祭者莫貴於賓。祝俎用髀。賓俎用胳。雖非尊體。俱全體也。而佐食與宗人俎則折矣。自衆賓以迄私臣。皆殽脅。蓋襍用其餘體之可殽者升之於俎。少牢下篇所謂其衆儀也。貴與賤之差等明矣。然貴如主人。不能敵尸之尊。賤如私臣。亦得分神之惠。施澤之無偏如此。君子之所爲平其政也。

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

明其義者。明乎禘嘗之義。通於治國而順陰陽之不偏施。以得刑賞之皆忠厚。則仁周民物。卽德洽神明。雖有故而使人攝其祀事。神豈吐之乎。顧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則此不失其義。亦難言矣。記者殆爲人君勉之。

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

周六月爲夏四月。宗廟四時之祭。宜用仲月。觀大司馬仲夏享礿。仲冬享烝可知。而衞莊公以孟夏祀大廟。賜孔悝鼎銘者。殆如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註謂王命諸侯。假於祖廟。非常祭也。鄭謂公以孟夏至廟禘祭。夫郊禘大祭。成王以之賜魯。未聞賜衞。如云吉禘。則衞靈死已十四年矣。如時祭也。則宜謂之礿。春祠夏禘。鄭已釋爲夏、殷祭名。衞安得舍周而從先代乎。總之。其人與事。俱不足道。故鄭亦率意言之。

讀禮記卷十

經解

禮之失煩

安上全下。莫善于禮。而顧虞其失之煩者。蓋世俗迂拘之禮。非先王中正之禮也。禮減而進。亦勝而離。繁文縟節。而內外不孚于一。則玉帛非所以云禮也。卑己尊人。而彼此不得其安。則足恭非所以爲禮也。故禮必本之以誠。而行之以義。

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體也。兼利萬物。普照四海。用也。體立用行。卽至誠所以參贊位育也。然非本體以修其身。則德未臻于粹。明或蔽于私。安得仁育而智臨如此。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

隆禮言其心。由禮言其事。其心。卽中庸敦厚之心也。其事。卽中庸崇禮之事也。鄭註。方猶道也。而道爲虛位。必藉禮以實之。故惟能隆于禮。而後心之所之。如射者之趨于鵠。能由于禮。而後事之所履。如行者之還其家。確有其方。立而不易。是以歷常變而皆無違于君子之道也。士與民之所爭。全係于此。

哀公問

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禮以定民志朝廷第言君臣足矣其上下者則外朝之以爵爲位也長幼者則內朝之以齒爲位也生人之序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故門內首及男女亦猶家人利貞必以正位內外爲先也由宗族而及昏姻皆託兄弟之名必有際會之事如歲時饋獻慶弔往來或疎或數皆有禮以接之所謂交也或見二語中無朋友遂欲以疏數當之顧天下何事無疎數而可專屬之朋友乎哀公問政夫子示以達道有五故幷朋友數之今概言禮豈必如修身之兼備五倫況下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幷不及兄弟竊意言各有當理無不通如君臣中有朋友伐木之嚶鳴求友是也夫婦中有朋友車舝之令德來教是也何必明言朋友而強經之意以從我乎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倫爲人人之所有則禮亦人人之所能先王因其能而教之所謂以人治人也顧先王雖不強人以難能而教亦有必不可廢者如禮爲衆美之會則必嘉其所會而不敢缺也禮爲萬事之節則必止乎其節而不敢踰也此教之立于大中至正固未嘗以百姓愚賤姑爲之貶焉而不委曲以求詳矣

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

衣服必從其類王制所謂燕衣不踰祭服也宮室無取乎侈曲禮所謂宗廟爲先居室爲後也自安其居以至食不貳味對上文喪祭言之恐其自養有餘事神不足故必戒其奢以歸于儉使財之藏于己者不

置力之供于民者不勞而民亦得以其事畜之餘致孝鬼神此上下同利禮節以興又何至慮切年饑而欲增賦于什二之外哉

國恥足以興之

魯之恥不在強敵而在權臣公室之分乾侯之出國勢不復興者無禮以維之故也晏子之論爲國君令臣共惟令而不違于禮斯共而不貳其心哀公承昭定後果惡三桓之侈則宜愼修其身立于無過百姓將畏而懷之其臣又何敢逼焉乃公於康子則弔爲降禮於武伯則問及得死其言動躁妄不獨以嬖妾爲夫人爲國人所惡也能無有山之孫乎故齊之患在陳氏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魯之恥在三家夫子曰惟禮足以興之

不能安土不能樂天

安土樂天非仁者不能繫辭分而言之則安土爲仁樂天爲智此合而言之則安土者仁之常變不移樂天者仁之俯仰無愧而仁爲愛之理故由政之愛人遞推其事既能愛人則不敢以人從欲而謹言謹行守其身而不失矣既能保身則不敢以身狥遇而處約處樂履其土而不搖矣既能安土則必不以欲忘道而不怨不尤順乎天而心泰矣夫愛人而至安土樂天則踐形復性仁者之能事全矣故下文遂以成身歸之仁孝

不過乎物

在物爲理。不言理而言物者。言理未見爲物。言物則知有理也。故概言其理。而不實徵諸物。則詎知乎理之果有合於吾心也。但遇其物而爲究思乎理。則確見夫物之不虛附於吾身也。於物不過。斯於禮無違。此示哀公以寡過之道。惟在返身以求其誠。

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事親未有不愛者。事親如天。則愛不足盡之。而齋慤凜若嚴君。常恐以遺體行殆矣。事天未有不敬者。事天如親。則敬不足盡之。而呼吸通於帝。謂常若以小心受命矣。視天親爲一體。合愛敬爲一誠。故能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必不以弗若於道者自絕於天。且必以勿辱其身者成名於親。而仁孝兩無愧矣。此聖人之至教。雖哀公未嘗不動於心。而惕然念及後罪也。

仲尼燕居

子曰給奪慈仁

三者同失。而夫子若甚有惡于給者。非以野逆之爲害猶淺。給之爲害獨深也。蓋爲三子言之也。賜擅言語之長。偃居文學之科。師負高明之質。其斷不失於野與逆。固不待言。而才辨有餘。誠實不足。頗有近於給者。賜以言而中。而夫子戒其多。偃以禮自專。而縣子譏其汰。師以堂堂。而曾子言其難與爲仁。此雖不等於便給之徒。而或未進於慈仁之道。故特爲之究其流弊。而使自勉於禮防也。

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

禮必有義而其原實出於仁以陰陽生成之功美利普於天下故聖人制爲郊社之禮報饗隆於鬼神使非本事父以事天本事母以事地誠孝格於上下則無以明察其義而郊壇燔瘞奚取此虛文者爲故曰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達其心之所不容已以求稱其德之所不能忘仁爲之也自禘嘗饋奠以下言禮不言義者禮由義起而義以仁生理本一貫舉郊社已可知也

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

此答子游之問而愼聽一言幷呼三子而警之則禮有九大饗有四非專爲子游言之也而前章所謂給奪慈仁亦非專爲子貢言之可知矣禮有九者郊以事天也社以事地也嘗以四時也禘以五年也射以尚功鄉以尚齒也食以示愛饗以示恭也始死則有饋食之奠合之爲九而於九禮中復舉饗言之者則以饗之名一而其事各殊如外饗之饗耆老孤子酒正之饗士庶子聘禮之饗賓介皆饗也而惟兩君相朝之禮爲大大故儀節繁多舉其要則有四鄭註所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是也孔疏載盧王之說俱謂大饗有九固顯背於本文即草廬吳氏以大饗四事幷上文郊社五者爲九亦未爲是蓋饗仁賓客上已言二不應覆舉以參九者之數細按經文饋奠爲一禮郊社嘗禘射鄉食饗皆一語中兼二禮則九者已賅備於其中而此節專言大饗之四似不宜牽連上文

下管象武

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不連武言以象爲文王之詩武爲大武之樂本二事也且不云象舞

而云管象。疑以管奏維清。如大射工歌鹿鳴三終。下管新宮三終。非必舞也。舞則大武、大夏。干羽序興。其事當如明堂、祭統。不得以文有詳略。遂以象爲武舞。而以管配之也。

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

此章本與三子言禮。而忽以樂對舉者。蓋樂之作也。偕禮以行。不特入門金作。升歌下管。諸侯爲然。而學者本禮以求仁。必有其理之不可易。藉樂以和禮。即有其節之不可踰。非理則禮之節文不生。非節則樂之舞蹈或倦。而禮顧有資於樂者。亦以禮之體嚴。人之行之。每拘苦而不適。惟使之遊於聲容之美。以得其舒泰之神。則動履周旋。從容而中。故樂者所以節其禮之勝。而不乖於理之當然者也。復禮而兼文樂。則其於仁也庶幾矣。

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

爲政之道。不外於禮樂。而禮樂之本。不外於言行。言而能踐其實。則禁令所頒。不爲虛文。而皆歸於心之一矣。行而能得其安。則政德所施。不同強設。而皆根於身之修矣。由是正一己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建中和而贊位育。雖三代盛王。亦詎有加於此。

孔子閒居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

此猶未見諸行事也。而父母斯民之心。無所不至。其思慮之獨結。窮極幽隱而無所遺。則志至矣。志至而

心口之相商。咏歎長言而不能置。則詩至矣。詩既至。則將以己之好惡同於民。而恭儉以立其制。是之謂禮。禮既至。則將以民之風俗任諸己。而和樂以通其情。是之謂樂。樂既至矣。則一念幸其安全。而歡然以喜。卽一念懼其困苦。而慼焉以傷。其哀不亦至乎。書曰。功崇惟志。志有所專。而氣足以助之。則一至而無不至。殆所謂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者歟。

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

樂不在聲。積和之氣。塞明而已。卽上所謂樂至也。禮不在體。致敬之心。定命而已。卽上所謂禮至也。喪不在服。民之無祿。我用憂傷而已。卽上所謂哀至也。而復別爲三無者。蓋言其至之微密。其理雖周於無間。而事未徵於有形。故必返而求之。養諸尸居淵默之中。而後能以無者爲諸有之本也。其不言志與詩者。言樂則詩在其中。而志則貫澈於內外終始。而無時無地之可離焉。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

天以神妙之氣。流行四時。陽居大夏。陰居大冬。卽天道之至教。而崇效猶必卑法者。天之資始難窺。地之資生有象也。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何在非天之所以妙物。而氣行於天。質成於地。故品物咸亨。必屬諸地之持載。聖人奉無私以治天下。其心體固不滯於形聲。而治功必實徵諸教養。務使天下人民熙熙者。亦如物之露生。而後卽安。不得徒慕乎天之無爲也。且以思風不殺雷不震。物不夭札。亦地之承天時行耳。豈能獨成其無私之功哉。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前言志氣塞乎天地。而此言氣志者。蓋當其結念之初。則志以帥氣。及其致功之後。則氣以成志。故人之心不能清者。由其氣濁也。見不能明者。由其氣昏也。今既法天無私。不使客感客形。略有以蔽其氣。則氣之虛靈克配其志之高朗。故所欲皆由於正。而於事無不前知。謂之如神。蓋造化直在其手矣。

坊記

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

禮禁於未發之前。而刑施於已然之後。故禮之坊德。不見其束縛之嚴。而制外養中。循於規矩。自無狗於偏私。而德之得於天者全矣。至若淫德不倦。則直忘其性之所秉。惟任其情之所流。雖以禮教之。而未能降心以相從也。故禮爲君子設。而刑爲小人坊。

貴不慊於上

按。慊字有二義。朱子於行有不慊於心。則釋爲快也。足也。於吾何慊乎哉。則釋爲恨也。少也。由後之說。與鄭註無慊恨於君同。由前之說。與陳氏不使慊於物同。是三說皆有可通。但上文富不足驕。正是不慊於物之義。而此以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爲訓。仍是制富。非制貴也。且古來不令之臣。每以爵卑祿薄。銜恨其君。遂爲亂首。若使身都貴顯。家擁厚貲。方且兢兢自保。而何亂之敢生。則按之上下文義。當以鄭註爲是。

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實觶曰觴。食肉之器曰豆。酒有厚薄。肉有膳羞。鄭註。膳食之美者。陸氏謂之羞者。以其尤美故也。是其美惡異也。今受君上之賜。以其美者予人。以其惡者自予。遜讓之禮宜然。乃秩酒以賜老臣。常珍以養八十者。朝廷明有尚齒之義。而民猶犯之。豈果民之無良哉。欲爲之防。必自羣臣受爵始。晉文使舅犯將上軍。犯以狐毛爲兄而讓之。悼公使士匄將中軍。匄以荀偃爲長而讓之。策命之地。而以年齒爲先。晉國之民。是以知禮。而能生其共也。區區酒肉之讓。固不足言矣。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子產曰。其所善者。我則行之。其所惡者。我則改之。是其酌取輿論。有古帝清問之誠。其不敢違犯民心。無厲王監謗之失。故其政教所施。民之被之者。直如天矜於民。從其所欲。尚敢有悖慢之事。不尊敬其上哉。然則上欲防民之亂。亦惟以忠以禮。奉天以臨之已矣。

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

君子於交際之間。無敢褻也。而有禮焉。禮不在於多儀。而在於役志。故瓠葉兔首。菲也。而不廢主獻賓酢之節。志不以物輕也。肥牲肥羜。美也。而不掩其娛賓速舅之情。志不以物重也。聘禮記曰。多貨則傷德。幣美則沒禮。與其禮不足而物有餘也。毋甯菲焉爾。

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

祭而食。不祭而食。皆食也。必其於禮未爲失也。有禮則瓦甌可勝太牢。無禮則三牲不如簞食。豕交獸畜。

雖美何貴焉。孔子食於季氏。以其本國之大夫也。則飯飧以尊之。以其進饌之失禮也。則不辭不食肉以絕之。不特此也。餓者不受嗟來之食。雖生死所關。而一簞一豆。必不敢苟。君子之於禮也蓋嚴。

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

鄭註。澄酒、清酒也。疏謂澄酒卽澄齊。以其清於醴齊醍齊。故云清酒。然鄭於禮運澄酒在下。何不釋爲清酒。而云澄齊三酒也。蓋禮運爲祫祫。則有四齊。此爲時祭。則惟二齊。鄭註周官酒正。未嘗言有三齊者。故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所以朝踐獻尸。饋食酳尸者備矣。其澄酒則事尸禮畢。將酬賓及兄弟。特牲所謂尊兩壺於阼階東者是也。鄭於彼註。亦引澄酒在下以證之。則雖同一澄酒。而在禮運爲沈齊。在坊記爲清酒。望文立義。不必彼此牽合也。如謂澄清於醴醍。而鄭釋泲酒之法。謂醴齊尤濁。盎齊差清。泛從醴醍。澄從盎。則謂澄清於醴可矣。謂其清於醍而獨名爲清酒。則固不然。

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

儀禮。既窆而歸。不驅。註云。以親在彼。則弔於壙者。其哀死之心。亦與弔於家同。故殷、周皆足以示民不偕。但壙在郊野。尸柩所藏。非精氣所聚。孝子方將迎神以歸。而弔者受弔者顧行禮於此。其遂無先人之敝廬乎。固不若反哭而弔。卽其所作所養之地。以致其如生如存之思。事以卽遠。而引而近之也。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非謂殷人之不哀也。第未免情有餘而文不足耳。

諸侯不下漁色

春秋。宋殺其大夫不名。公羊謂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其於說經。或未必然。而可爲不下漁色之證。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固無妻道。而宋以內娶威權下移。卒生篡弒。則豈惟不足立民之紀。而禍端亦有所不及防矣。

表記

篤以不揜

禍自外生。揜自中起。困迫之病。在心不在境也。心不能篤行善道。則不惟處貧賤而有隕穫。卽處富貴而有充詘。境蔽其心。而心奪於境。如取禽獸者之乘其不備以覆之。是之謂揜。君子尊仁抱義。事事歸於篤厚。則雖境之乘人者。不勝其逼。而心之自得者。常有所伸。亦何揜乎。易曰。困亨貞。大人吉。身困道亨。卽不揜也。然終戒之曰。有言不信。則斂輝光於晦默之中。君子尤以篤爲要。

報者天下之利也

不曰禮而曰報。郊社之禮。所以報天地之生成。宗廟之禮。所以報祖宗之功德。喪紀之禮。所以報尊親之恩義。禮無不出於報者。至若飲食燕享。財幣餽遺。來必有往。往必有來。其爲報尤昭然可見。君子知禮之原於天者由仁義生。不言報施而必欲自循其則。下此者則不能矣。衆人之情。每苦於禮之卑己而尊人。辭多而受少。輒放縱以自便其私。故先王以報示之。而以利誘之。使知稱物平施。我之不敢薄人。正爲人之所以厚我。其有不欣然以勉循於節文之中者鮮矣。

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天下未有不全乎左右而得爲人者。以仁爲人。則人之有四體。猶仁之統四端。義固不待他求矣。當其由中發外。自親親以至仁民愛物。裁制以合其宜。則謂之義。推行以得其通。則謂之道。故義雖不外於仁。仁亦有資於義。本仁行義。以適乎人倫日用之間。而道亦不爲虛位矣。故記者不復分承左右。而以道義總歸於仁之爲人。蓋尊仁之旨也。

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

上言器重道遠。勉於仁之爲難。而此舍仁而言義者。蓋仁義本不相離。仁有差數。以義裁之。而長短小大。灼然可知。故論仁而欲充乎義之量。則博施濟民衆。修己安百姓。雖堯、舜猶病。未始非義所當爲。不亦難乎。難爲人。卽難爲仁耳。惟以衆人之仁望人。則管仲之不以兵車爲賢於狐、趙。齊宣之不忍觳觫爲賢於惠、襄。固皆有得於仁之一節。亦猶五官四體。養其大者爲人。養其小者亦未始非人焉。

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

容貌衣服。皆儀之在外者也。而外以修其儀。卽內以定其命。故古者教民以九容。戒其不敬。而粗鄙之志有以文之矣。教民以法服。黜其不衷。而奇衺之志有以移之矣。文之移之。皆飭其外以防其中。而欲民之去不仁以勉於仁。其教莫要於此。故君子臨民之道。首嚴於動容貌。大司徒安民之俗。終成於同衣服。使其不足以齊民風。壹民德。又奚取此不急之務爲。

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

臣之事君義也事君而庇其民仁也其仁足爲天下之所歸而義惟知一人之是戴大德而居以小心者惟舜禹文王周公爲極難也四聖人恭儉信讓以仁存心以義存心前後可相質也而舜禹遇禪讓之主周公終父兄之功其所遭無不幸者惟文王事殷其德以蒙難而益厚其心以服事而益純故記者終引大明之詩以爲千古事君者法

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鄭註以命爲政令金華應氏謂造化之所以示人者夫造化之示人非一端矣如其爲民彝物則之類卽君之所以爲教而不若著於令之可共知如其爲風雨露雷之類卽鬼神之所以爲靈而終覺藏於幽之未易測固不如以政教之出於君與禍福之操自鬼者人鬼相對而一親一尊其義判然有別也

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

古大臣之事君雖拜獻其身而非君能求之則退而樂其道不以下自達而有干於其上雖先資其言而苟君能任之則進而格其非不以辭爲尚而有間於其誠至於獲上有道必先信友禹皐周召之轉相汲引尚矣他如鮑叔之薦管仲子皮之舉國僑皆其平生所爲合志同道者苟非其人則如叔向之於樂王鮒雖生死所關尚弗許之況以之進身乎古人出處卓然不苟故其功成名立亦非後世所可及也

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否與上句得志相對謂君不我知固已隱有去志矣然或國值艱虞身有職守則不得遺累於君而必熟思審處以終其事如介之推之於晉文必待君歸而後隱子家羈之於魯昭必待君薨而後逃使當兩君奔走羈旅之時委而去之則始之執羈靮以從者將何心耶他如燭之武之退秦師申包胥之救楚難亦可謂能終事者而武不見擢胥亦逃賞寧君負我毋我負君所謂厚也

則辭有枝葉

枝葉亦能庇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但同一枝葉而見之於行則英華之發也徒見於辭則虛車之飾也集說以枝葉爲蕪辭蔓說然玩上文不以辭盡人則其辭非不工也但修辭不立其誠能言而不能行故君子不敢信之若果爲蕪蔓不經如莊、列之論道德申、韓之尙刑名則識者已能辨其邪正不待究觀其行矣嚴陵方氏以此爲明道之言是也蓋亦竊聖賢之緒論者

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

此卜筮專指擇日而言觀下文不犯日月可知然如圜邱方澤之於二至四郊迎氣之於四立固所謂大事有時日者而顧云無非卜筮之用何也蓋天地之間氣化流行其能爲兩大普生成之功司威福之柄者皆曰神明故凡宗伯所掌祭統所載上而日星風雨下而嶽瀆山川皆陰陽之精氣所萃有天下者治洽幽明祭百神卽所以事上帝而必聽命於龜蓍者示不敢私以專己褻以瀆神之意亦所以尊天地也若天地則固不用卜筮矣

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

按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註云。館者必於廟。則諸侯適鄰國。必館於上卿之廟。此惟主君所授無可易者。何卜焉。竊意前廟後寢。有室有房。有東西夾室。而正寢則藏衣冠薦時食。鬼神之所憑依。故卜而或宅其寢。或宅其室。所以致敬於其先人。不敢褻也。豈得尊如天子。直居諸侯之太廟而不用卜乎。然天子猶必以禮籍入。則亦未敢慢之。

讀禮記卷十一

緇衣

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道以中庸爲至。危者非也。危其言則爲佛、老無稽之言矣。危其行則爲申屠、於陵不情之行矣。言不危行。行不危言。卽中庸所謂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也。豈民所能然哉。責在以身立範之君子。

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凡心之如結者。難窺其儀。一則無不可望而知也。故長民者。欲齊其民。莫著于衣冠言動之間。誠能被服先王。誦法仁義。恭儉莊敬。以從容涖其下。而民之服不衷。容無度者。自無以仰對于公廷。而必勉爲納身于軌物。此所爲齊之以禮也。而禮以坊德。故曰則民德壹。

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此魯論所謂舉直錯枉。能使枉直之義也。蓋其卽章以爲癉者。不忍聽民之因物有遷。上之仁也。而其去惡以從善者。不過還民之生理本直。下之仁也。故示民以厚。卽前章所謂尊仁以子愛百姓是也。民情不貳。卽所謂民致行己以悅其上是也。觀於此。而知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者。亦其能以皐陶邁種之德。力爲推轂。而佐舜舉之。以化不仁也。

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

此非泄泄沓沓不責難于君也。蓋其所不及者。不必及耳。所不知者。不足知耳。不勞于所不及。而所當及者。君臣父子之倫。則援引而不舍矣。不勞于所不知。而所當知者。仁義道德之旨。而煩苦而不辭矣。舍其末而專圖其本。則言之者不數。而從之者不勞。使於所當及當知之事。而曰無勞吾君。豈忠臣之引以當道者乎。故曰吾君不能謂之賊。

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

趨利而避害。樂生而惡死者。民之同情。上暴虐以使之。使其情爲人所閉。鬱塞而不得伸。則鄙背之心。勃然以生。倒戈相向。君父也而仇讎視之矣。孔子謂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彼爲臣且然。況于民乎。秦、漢以下。匹夫發難。而九廟傾頹者多矣。可畏非民。虞帝所謂欽哉愼乃有位也。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

易家人大象。言有物而行有恆。此以格易恆者。蓋恆之爲義。无咎而利于正。故其象曰。立不易方。方者。倫常日用當行之道。卽所謂格也。孝經云。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如論治必以堯、舜爲法。論學必以孔孟爲宗。立格于前。遵行勿變。是以生死以之。道可窮。身可殺。而志與名不可奪也。按恆與格義當兼備。有格而不能恆。則爲九三之貞吝。有恆而非其格。則爲六五之貞凶。顧巫醫小技也。而能專一以精其業。不可謂之無恆。則格爲尤重。

奔喪

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按檀記。始聞兄弟之喪。惟以哭對。鄭註謂惻怛之痛。不以言辭爲禮。而此於哭答使者之後。則言問故。何也。蓋人當驟而聞訃。則哀心勃生。不暇有問。及哭既畢。而氣稍平。則必究其疾病之所由生。屬纊含斂之作何狀。使者畢對。哭復盡哀。此無論五服之親疎。而良心所發。無不然者。觀于此。而知雜記之文有未備。註家當以此經補之。

絞帶反位

喪服之帶有二。經帶以象大帶。絞帶以象革帶。絞帶者繩帶也。卽此記所謂絞帶是也。孔疏以此爲經帶。集說因之。然按士喪禮。小斂既訖。散帶垂。今雖奔喪。在殯後。而見殯如見尸柩。何忍遽變其初之散麻。喪禮記云。既馮尸主人袒髽髮。絞帶其後又云。三日絞垂。則絞帶之非絞垂明甚。此奔喪初哭當始死。乃不笄纚而括髮。又加首絰于序東。直當士喪小斂之節。禮所謂變于在家也。而有不可變者。下云。三日成服。則必俟又哭三哭之明日。而後得絞其垂也。必如此。而人子之心乃可稍安。

盡哀括髮東卽主人位

據鄭註哭於墓爲父母則袒。知經不言袒。脫字也。觀下文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愈可知矣。或云。哭墓不袒。以不見尸柩。則入門豈有所見乎。凡人心之哀惻。每篤于初而殺于既。故葬後奔喪。初哭則袒。

及再哭三哭。以至五哭。則不袒。哀殺也。卽除喪後歸。亦之墓哭。括髮袒。誠篤于其初也。以父母之喪。迫于王事。曾不得視含斂。躬殯葬。人子之痛何如。故見墓而思尸柩之在其下。則哭而袒。入門而見几筵之在其上。則哭而袒。其情一也。其服亦必無殊。使謂袒以致哀。入門爲重。則奔喪何爲先至于墓乎。鄭註當不可議。

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

此節不惟成服拜賓四字有闕文。卽主人出送賓二語亦然。蓋期功之喪。各有主者。未必聞訃之人主之。卽以親以長。宜爲之主。而躬居異鄉。安得有衆主人兄弟乎。若以此爲在家而聞外喪。則節首凡爲位語。明承上文不得奔喪而爲位者言之。上言親。此言齊衰以下也。集說謂主人衆主人俱指遭喪之家。則其上闕文多矣。愚意或刪去主人出送賓至相者告事畢。而以成服拜賓繼三日五哭卒下。於義較爲順從。然鄭註無文。姑闕其疑可也。

問喪

傷腎乾肝焦肺

三者皆心之所爲病也。心主火。火旺則勝水而傷腎。焚木而乾肝。爍金而焦肺。蓋惻怛痛疾。鬱塞其心。則火不下濟。必益上炎。故三者受病。腎爲先而肺爲甚。至于心之官則思。過思而傷脾。不待言矣。

故隣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麋以食之。粥以飲之。孔疏謂爲旁親以下。蓋三日不食者。孝子則然。其餘有二日不食。三不食。再不食。壹不食者。而喪家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賙恤之。或疑孔疏爲偏。然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不至者跂而及。鄰里雖恐孝子之毀瘠爲病。亦何敢以非禮遺人。故但以旁親爲言。而其子有老疾者。或飲食之。以免于力不勝喪。亦鄰里所心許也。

家室之計衣食之具亦可以成矣

家室之計。謂計其家之有無。以爲喪之厚薄。而衣服卽準其家財以具之。如死者則有爵弁褖衣之屬。陳於房中。生者則有麻絰散帶之屬。饌於東坫。皆所以爲斂備也。前此猶望其生。至三日則望已絕。不得已而爲送死之計。其曰亦可云者。蓋恐其心絕志摧。或忽於禮。而特警之以愼其終也。

緦者其免也

四世而緦。五世祖免。緦則必免。服之常也。童子不備成人之禮。今既以少孤當室。而爲族人服緦。則必從緦麻著免。故曰緦者其免也。爲族人免。則其爲父母免。不言可知。蓋父母本也。倘以其未冠而不爲之著免。則所以推及族人者無本矣。

服問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

三年喪當練後。而有期喪既葬之事。則期不得指母而言。鄭註母既葬衰八升。蓋兼及父在者耳。今父既

不在則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但降其父一等而與杖期正服之葬後八升者異矣按喪服齊衰三年章父卒爲母註云尊得伸也經與註俱未言其父之服除與未除也獨賈疏以爲除服則伸三年未除則仍服期果何據乎故帶其故葛帶者父母之帶經期之絰者諸父昆弟之絰也功衰者以大功布爲衰煆治麤沽之稱也孔疏不特言父衰而云功衰者經稱三年之喪兼有父爲長子父沒爲母在內則期喪不指母言明甚第其前疏有服父葛帶父功衰之言故補正之集說但取其前疏而不略載後疏何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不曰大功之麻而云麻之有本者明其爲一體之戚也士喪禮苴絰下本在左註謂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牡麻絰右本在上註謂輕服本於陰而統外也賈疏引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以證之然外除者恩固隆而內除者哀亦非殺喪服齊衰大功同用牡麻而不絕本與澡麻帶絰異者傳所謂父子一體昆弟一體其輕于斬齊者亦微矣故當三年練冠而遇大功之喪得以其麻變之此先王因服以明恩而大功所以有異居同財之義也

世子不爲天子服

大夫之適子得爲君如士服而世子不得爲天子服者非徒以繼世之嫌也蓋大夫適子爲君服斬則世子亦宜爲天子服斬而其父爲諸侯既服斬衰三年矣不疑於國有二君耶若從夫人服期則世子固天子命之以世其國非若大夫之子不世爵祿者服期不已輕乎故先王斷爲不服以自同於畿外之民所

以尊天子而且全其父於獨主國中之義也

君所主夫人妻

妻之爲齊上下所同稱也論語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則夫人卽妻此言妻而冠之以夫人者別乎世婦下之妻也妾不體君故君爲妾無服而爲妻服期其喪必自主之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譏其非禮公曰魯人以妻我援妻之稱以文其服妾之過則妻之卽爲夫人明矣

間傳

大功貌若止

水不流曰止水止者斂而不舒之謂也大功雖輕於斬齊而哀戚存於其心則踧踖形於其外觀下文言而不議雖不能無言也而不議則必止於其節而不敢踰玉藻曰色容顚顚言容蘭蘭可以想止之義焉

緦麻十五升去其半

八十縷曰升朝服之布十五升是一千二百縷也去其半而爲緦麻則六百縷也緦麻之喪輕於小功而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其縷反多於緦朱子疑焉魯齋彭氏遂謂去其半之文統承斬齊以下言之於布縷多寡之數序固順矣然儀禮喪服至緦麻三月章始發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並不見於斬齊大小功傳中彭氏之說非是竊意同於朝服者欲其縷之細也抽其半數者欲其布之疏也服至緦而窮不得不細緦以親者屬不得不疏此亦如列國大夫爲天子服總衰以恩輕故精其縷以尊重故少其升然

則先王之制爲緦服。其細既過於小功。則其疏不得不同於齊衰。所以酌親疏輕重之間而參用之。以得其宜者也。但不知朱子之意以爲何如。

輕者包重者特

此言不以齊衰之新喪。奪斬衰之恩也。雖斬衰既虞卒哭。受服以葛。不及斬衰之新喪以麻。而男子輕腰。婦人輕首。輕者可兼兩喪而服之。所謂包也。男子重首。婦人重腰。重者則惟服其斬衰之絰帶。所謂特也。包則不特。恩有所並隆也。特則不包。哀有所專致也。喪服傳謂父至尊者是已。

三年問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古人守禮惟嚴。父母之喪。不祭不弔。齊衰大功之喪。不冠不昏。下至小功緦之喪。必既殯而從政。倘非告終有節。則因三族之不虞。而廢禮者多矣。故三年之喪。斷以再期。其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禫。所以伸孝子之餘情。使之漸趨於吉。雖哀慕未忘。不能不俯而就之也。且先王制禮。將使天下之人皆行之。豈獨爲賢知設哉。

然則何以至期也

鄭註。期者。謂爲人後及父在爲母。孔疏駁之。謂何以至期者。但問其一期可除之義。顧一期可除章內。本無此言。而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上文言之已詳。故承上文而問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與父在者之

爲其母皆宜三年何以降而至期也鄭註於文義爲順且宰我問短喪夫子責其不仁豈記禮者而欲以期易三年乎下文天地已易四時已變蓋就親屬之宜期者言之非謂既期有可除也不然舊沒新升鑽燧改火宰我意與此同夫子何不許之

深衣

短毋見膚長毋被土

深衣衣不殊裳取其被體深邃何至有見膚之事蓋約言其長短之度當以人身爲準耳見膚則於身爲不足被土則於身爲有餘所謂見膚者豈必顯露其體但使反袂而不及肘負繩而不及踝則衣與裳不稱其身雖不見膚而有可以見膚之理非制之善者也故下文爲袼爲袂爲帶皆不以尺寸言之者意與此同

續衽鉤邊

鄭註衽在裳旁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其註玉藻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是指朝服之衽垂而下覆也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是指深衣之衽合而當旁也正與此註互相發明按深衣之制用布六幅裁爲十二片則一有邊一無邊其前後接續處必取其幅之有邊者合而縫之復屈折其所縫之邊而重緝之所謂鉤也其云如今曲裾者漢時服飾已不可知繩意裳之在旁既不相連則趨走之時或露其襦袴故更續一布於裳與衣之右衿相屬此所以掩其裳之交際者取曲裾之意耳而孔疏以唐之朝服曲裾兩旁俱

有者釋之。殊不其然。

以直其政方其義也

尙書以齊七政。史記律書則曰七正。詩有令弦之正。禮有不自爲正。皆言政也。古政正字通用。孔疏以直其政教爲訓。非也。況其下明引坤之六二。則所謂直其政者。指其心之無邪。方其義者。指其事之有制。深衣雖上下同服。而庶人以之行禮。士大夫不過用之燕居。敬義立而德不孤。正當於燕處時使之顧衣服而思其義焉。

投壺

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投壺之禮。與射略同。顧射賓一請卽許。而此則請之三。辭之三。必不得命而後從者。蓋射以習禮。奉公家之令。不可已者也。投壺以樂賓。成一人之歡。可已者也。傳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而投壺日中於室。日晚于堂。大晚于庭。正爵旣行。尙有無算爵。不幾卜其晝更卜其夜乎。燕好之情愈厚。則揖讓之節宜愈嚴。故投壺之矢。主人自奉而拜受拜送。不比射矢之爲弟子授之。耦自取之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

比投壺者士也。則宜奏采蘩。大夫也。宜奏采蘋。而顧奏貍首以爲節。則必兩君相燕以投壺樂賓者。如齊侯之朝晉是也。孔謂知是大夫士禮者。以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云主人請賓。不知彼是諸侯與其

羣臣燕射。則云請公。今兩君尊卑相等。不宜作主賓平敵之辭乎。又云投壺奏貍首。猶鄉射奏騶虞。義取燕飲。不計尊卑。不知鄉射雖主于州長。而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將以爲後日賓興之舉。故奏天子之詩。使羣士有所觀感。亦猶入學肄雅。以官其始。投壺有何大禮乎。且弦爲琴瑟堂上之樂。鼓取魯薛堂下之樂。幾與大射之樂器同。以士大夫之私燕。而用大師之官備人君之奏。其僭竊之罪爲何如。故知此記爲諸侯也。

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

飲未有言灌者。灌則宗廟之祭。始事求神者也。外此惟諸侯朝王。上公再灌。侯伯壹灌。諸侯相朝。灌用爵。鬯。其他賓主無聞焉。今跪而奉觴。不曰賜爵。而曰賜灌。是尊主人之酒。待己如神明也。鄭註引典瑞之辭曰。以灌賓客。亦以王禮釋之。其爲諸侯愈無疑矣。但投壺不見於六官十七篇中。不知自天子至士。其差等爲何如也。

馬各直其算

射惟有算。投壺更有馬。蓋射祇有不勝之罰。投壺兼有勝者之慶。故爲立馬以當釋算之前也。古者賓主交好。多以馬相贈遺。故聘禮私覿束錦乘馬。覲禮天子之賜侯氏路。先設四亞之。而稱人之富者。如孟獻之百乘。齊景之千駟。皆數馬也。投壺之禮。主人樂賓。欲其綏祿介福。故以馬爲慶。蓋取康侯錫馬蕃庶之義也。而說者謂投壺所以習武。馬取勝敵。果爾則射何以無馬。

讀禮記卷十二

儒行

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履者大道坦塗不以欲速而出于險不以畏難而趨于易所謂行不由徑也至若冬以陰勝夏以陽勝欲求其和則暑袗絺綌寒襲貉狐必窮物力以爭之儒則被服不足于體而炎涼無介于心所謂樂天不憂也不爭險易則無人事之患不爭陰陽則無天時之患所以愛死養身者道在此矣舊說似淺

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

土地者君得之以爲國臣得之以爲家要必以義居之而後上下各安其分儒能立其所以正萬物者亦何祈于百城故耕幸樂道非其義則祿之天下而弗從叩馬陳辭如其義則餓于首陽而不悔蓋土地爲利之所從出而義爲物之所以和故倘來之浮雲不能易吾心之裁制也春秋子臧、季札之倫雖硜硜自守其節要皆爲一時義士即可爲千古眞儒

往者不悔來者不豫

楚狂之諷孔子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諫則悔追則豫也孔子之仕止久速何悔何豫中庸素位而行不願其外儒者之立身有之

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

居處飲食末節也。不淫不溽則大德不踰。小德亦無出入。尙可過失之有故微辨者。充類至盡。或見其有所失於小也。面數者。鳴鼓而攻。直斥其有所失於大也。君子聞過則喜。從諫弗咈。寧不欲人面爲示之。而克勤小物。不累大德。人自無可爲指數者。　李氏曰。微辨、細核也。面數、明指也。其過失之小僅可細核。無可明指。其說較勝諸家。爲合上二句觀之。愈見其是。

毀方而瓦合

此非和光同塵之謂也。毀己之方。以爲瓦合。亦欲引其人以進於賢。使之有所遷改耳。倘必嚴顏厲氣。圭角凜然。彼必畏而不敢進。故仲尼不爲已甚。雖互鄉童子。亦可見也。此句專承容衆言之。石林葉氏以毀方爲慕賢。瓦合爲容衆。天下有賢者而亦惡方喜圓乎哉。

不望其報

進賢爲國。非以植黨。何報之可言。趙盾之舉韓厥於公也。厥爲司馬。而戮其車。祈奚之救叔向於死也。向既朝君而不告。免在厥與向。固知舉我免我者之非有私於我。故守正不阿。以全二子之高誼。而天下之名皆歸之。是不報乃所以爲報也。夫趙盾、祈奚。在春秋大夫中稍爲賢者。尙能不責報於所舉所免之人。況儒者乎。孔子因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墮都出甲。先爲之強公弱私。是直以不望報之心待桓子。而所以報之者益厚。惜乎桓子之非儒。幷不能爲盾與奚之庸中矯矯也。

聞流言不信

流言者無根之言如水流然前文流言謂人之宣言謗己也此云流言謂人之傳言謗友也人謗己則惟增修其德而不必究其言之所自來故曰不極人謗友則惟內斷於心而灼然見其言之無可據故曰不信荀子曰流丸止瓯流言止智智者既能知己即能知友惟以兩人之志與道決之

冠義

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

禮義之行莫重於容體顏色辭令而必責之於備服後者服爲禮設有其服而後修其容色文以辭令彼童子服采衣時不過教之以正爾容執爾顏愼爾唯諾而已至於既冠則玄冠以齋皮弁以朝爵弁以祭凡上而事君外而見賓幽而交神各有其服則各有其容色辭令必適與之相稱而後正則恭齊則一順則從也故冠辭曰棄爾幼志又曰敬爾威儀此之謂也然世豈無習儀以亟而不足爲知禮者乎故所謂淑愼爾德者必先在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皆於冠後責之冠豈不重歟

醮於客位

不曰醴而曰醮者以適子冠於東序庶子冠於房外而及其禮之則適之用醴筵於戶西與庶之醮於尊東俱客位也故變醴言醮記欲兼爲庶子言之雖庶子無著代之義而責以成人之德者父之望子無適庶一也儀禮不醴則醮註謂國有舊俗聖人用焉則適子亦有用醮者然非其常也至凡醮者不祝見於

鄭註不見於經文觀賓之字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易其次而不易其辭則安知醮辭之不用於庶子乎兄弟具來禮儀有序固不專爲適子責矣故吾謂此記之言醮所以該庶子也

遂以贄見於卿大夫鄉先生

既冠而奠贄於君禮也其遂見卿大夫鄉先生者非徒行成人之禮亦求所以爲成人者訓也晉語趙文子冠遍見諸大夫終見張老張老曰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夫學務其實則滋事戒其驕則大德能取善則有成人道備矣能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三加彌尊非爲文飾豈如吳子夫差呼好冠來耶

昏義

再拜奠鴈

按士昏禮主人迎於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及其揖讓升堂賓再拜奠鴈而主人不答者蓋此贄爲見女設非爲主人也當其時父在阼階西面母在房戶外南面女在房中南面壻於房外當楣北面賈疏引何休公羊註云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後代彌文逆於房親之也而必以贄拜者敬而親之以章其別也禮無不答而女亦不答者不敢當其尊禮故俟壻既降而後出房以聽父母之誡命也而或以此爲伸女父之尊謬矣

贊醴婦

子冠而酌用醴。婦見而酌亦用醴。別於庶子庶婦之用醮也。而皆筵之於賓位者。子敬其成爲人。婦敬其成爲婦。或正位乎外。而樹儀刑。或正位乎內。而司中饋。所以責之者重。故所以禮之者隆也。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

一獻。士禮也。鄉飲用之。其禮主獻賓酢。主又酬賓。而正爵畢矣。此舅姑饗婦。則婦席於戶牖之間。舅姑皆席於阼。舅洗於南洗。實爵以獻婦。而婦祭卒爵。婦洗於北洗。實爵以酢舅。而舅祭卒爵。姑又洗於北洗。實觶自飲。更酌觶以酬婦。婦奠之而不舉。亦如鄉飲之賓禮然。賈疏所謂舅獻姑酬。共成一獻者也。前此使贊醴婦。以其新成婦道而親之。至此厥明。則昏已三日。舅獻婦。姑薦脯醢。婦酢舅。自薦脯醢。更不用贊。則愈親之。蓋將以家事付焉。故與冠禮同言著代也。

教於宗室

鄭註儀禮。以宗爲大宗之家。蓋大宗收族。凡同宗祭祀冠昏喪紀皆告之。其族燕族食。則會宗人而敍其昭穆。別其親疎。故其家禮法詳明。可爲族人取則。雖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已先。而將嫁則必教之於此。以益成其貞順婉娩之德。迨三月教成。卽於大宗之廟而告事焉。蓋女雖疎遠。溯其源。亦別子爲祖者之裔也。其祭則宗子主之。而使女觀其廟中行事。以佐宗婦而薦豆籩。此可見古人婦教之嚴。而宗法之有係於倫理亦大矣。

鄉飲酒義

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

主人謂鄉大夫。迎賓於庠而飲之酒。蓋三年大比以興賢能之禮也。州黨皆統於鄉。州長之飲而習射。黨正之飲而尚齒。卽鄉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鄉吏者。故此記兼及之。而國以尊賢爲重。儀禮鄉飲。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於射則曰主人戒賓而已。不預謀。亦無介。則其禮輕可知。故篇首特著之曰庠門。以明其事非州黨之所得而主也。

鄉人士君子

註以鄉人爲鄉大夫。然篇首言主人。下文屢言主人。不應此獨稱爲鄉人。竊意鄉人是其民之來觀禮者。鄭註儀禮。所謂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使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士則鄉人中之已仕者。君子則其位尊德盛者。記云樂作大夫不入。既旅士不入。卽此士君子是也。或曰下文尊於房戶之間。專言賓主。不應夾入觀禮之鄉人士君子。蓋此爲明日之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者。若然。則上節爲興賢能。此節爲飲國中賢者。其說亦通。

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鄉飲、鄉射詳於儀禮。而黨正之飲。略見於周官。其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想其立賓設席。獻酢飲酬。應與賓賢之禮無異。故亦名之曰鄉飲。及爵行無算。舉國若狂。不幾始於治卒於亂乎。故特明其或坐或立之儀。三豆六豆之數。見雖一日之澤。而尊長養老。明著爲教。俾觀者油然

生孝弟之心。此記所以補儀禮之未備也。固與賓賢顯爲二事。說者必欲牽合爲一。以爲賢同則論齒。顧鄉大夫之興賢能。賓與介各一人耳。誰與同之。似不如鄭註之專屬黨飲爲安。

貴賤之義別矣

此速賓拜賓。皆引儀禮文而釋其義。蓋鄉飲之禮。賓貴於介。介貴於三賓。三賓貴於衆賓。故席賓於牖前。席介於阼階。席三賓於賓席之西。而衆賓則以次立於堂下。及其飲之於賓有獻酢酬之節。於介則不酬。於三賓則不酢。於衆賓則不拜受爵。貴賤明。斯隆殺辨也。嚴陵方氏以爲介輔三賓。而獻酢酬惟三賓得備之。其混賓爲三賓。不惟與儀禮不合。幷與本經立賓象天。介象日月。三賓象三光之文。顯相違背。集說取之。何也。

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三相參爲參。大國三卿。禮曰。設其參。謂其相參以列職。亦相參以謀政也。飲立三賓。義亦如之。有三卿而朝廷之綱紀以立。有三賓而庠序之敬讓以明。故曰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上言賓必南鄉。介必東鄉。而三賓之席則在賓之西。介之北。如相參焉。故終言之。以著其尊於堂下之衆賓也。

射義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

天子與諸侯射。賓射也。與卿大夫射。燕射也。與士射。大射也。一語而兼三事。蓋言自天子以至於士。無不

肄其業者。以明生而懸弧之義。故卽繼之曰。射者男子之事也。或謂選其人以助祭。顧選而助祭。惟士有之。若列侯入覲。當祭之時。無不相祀。而太宰贊幣。司徒奉牛。職有所司。亦何待選。所謂選者。不過中多爲雋。以考其德而著其賢。使不勝者慕而勉焉。蓋欲化天下弧矢之威。而納諸禮陶樂淑之中也。

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

鄭註。諸侯於天子。三歲一貢士。語本書傳。而或據經文。以爲諸侯歲獻卽貢士。然觀周禮鄉大夫之職。考德藝而興賢能。必待三年大比之後。是畿內尙不能一歲一貢。況侯國乎。然則貢士與歲獻連文者。蓋每歲有獻。而或值貢士之歲。則士與計吏偕行也。

旄期稱道不亂者

射禮。旅酬之後。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也。禮成樂備。而有旄期在位。將以憲老乞言。故欲得稱道不亂之人焉。賓筵之卒章曰。匪言勿言。匪由勿語。庶幾醉不伐德矣。然非抑戒之淑愼溫恭。素有契於聖學。安能言皆法乎先王。此序點所語者。蓋衞武之流。宜其存者鮮也。

循聲而發

鄉射奏騶虞。大射奏貍首。司射皆北面命曰。不鼓不釋。則三耦拾發。必與其聲相循。然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說者謂四矢之行。不過與鼓樂之節稍相屬而已。遲速惟志。不必適中其聲。以此見節比於樂之難。爲君寬愈以顯賢者之能事殊絕也。

燕義

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先是小臣納卿大夫賓從入矣及公命爲賓則出立於門外東面擯者納之而後入前以臣此以賓臣卑而賓尊也故當定位中庭君邇卿卿邇大夫揖而進之君非不違其位猶立阼階東南此賓入及庭則降階一等揖之乃升就席雖宰夫爲主臣固不敢抗君而獻酢既畢君必親就西階以酬賓者皆所以禮之也此天道下濟地道上行用以成泰交之隆而興道致治之有與同志也

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

君與卿燕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所以明嫌而燕之意則不專在賓也況國家由卿及士莫不效其勤勞則莫不宜加以慈惠故飲酒之禮成於酬而遍於旅旅之爲言衆也按大射賓受公酬告於擯者請旅諸臣請固不敢自專旅則欲廣君賜燕禮記曰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言凡則卿及大夫皆得請之故君於工歌笙奏之前爲賓爲卿爲大夫三取媵爵以舉旅及脫屨升坐之後幷爲士取賓所媵爵以舉旅凡四旅也雖庶子官卑君不爲之舉旅而主人於獻卿獻大夫獻士庶子之餘遂遍及於左右正與內小臣則凡席於堂上立於堂下者無不欣欣焉醉酒而飽德祭統所謂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者固不獨於廟中之旅酬見之

聘義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禮無辭不相接故聘必始於傳命而或五介三介以紹承者賓之所以尊君也尊之則不敢徑行之禮有以文爲敬者此矣顧當執玉之時賓則襲而致命者固所以重寶瑞亦欲見兩君之推誠相與以質不以文也蓋門外之傳命傳己之所以來堂中之致命致君之所爲交故禮尚相變焉

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

饗食禮重燕禮輕故饗食在廟燕在寢時賜更輕則禮所謂乘禽俶獻宰夫歸之於館而已集說謂饗食在朝誤也或謂饗行於廟食行于朝亦非按公食大夫禮公迎賓於大門內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賓入則食不在朝明矣饗禮雖不可考而食禮有云設洗如饗則同在廟也傳謂饗有體薦又云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其禮更嚴於食而食惟壹行饗則再舉者豈饗訓恭儉以示聘使往來之專爲行禮而不在飲食乎若燕示慈惠則君之私恩固不得限之以數矣

瑕不揜瑜瑜不揜瑕

曲禮玉曰嘉玉謂無瑕也顧玉之無瑕者或寡使瑕與瑜得相揜則內外不符矣故人自聖神以下不曰無過而曰寡過

喪服四制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
恩、理、節、權。記禮者自釋四制甚明。蓋喪服生於恩。恩有所不能及。則以理推之。理有所不可踰。則以節限之。節有所不克赴。則以權斷之。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也。乃或於四制中各求其變。謂恩義二制不可謂變而從宜。遂以殯葬大小祥釋之。則下文以恩制、以義制、以節制、以權制俱不可通。

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權制有八。說者各殊。試以不髽不袒例之。則必禮所當然而不能然。斯謂之權。故或數八者之目。以爲父在爲母期一也。童子婦人不杖二也。扶而起者不杖三也。面垢者不杖四也。合之禿者、傴者、跛者、老病者爲八。皆同居人子之禮。而或厭於尊。或苦於幼。或迫於貧與病。故先王從其權以制之。孔疏數杖而起與不應杖而杖。杖而起正也。不應杖而杖。則有擔主輔病之理焉。事以義起。不可爲權。

說禮之家。精奧推鄭註。博洽惟孔疏。然正義初成。而馬嘉運駁正其失。則其時已有不滿於人志者矣。元陳雲莊集說。明時雖立於學宮。而學者多譏其踈漏。蓋禮本襍取漢儒之言。一書中已自有不可貫通者。故人人得以意見爲說。然究不可空言爭。終當以註疏爲根柢。吾叔沈潛於是經有年。本之鄭、孔。兼取陳氏書及宋衞湜所集百四十四家之說。與近世言禮如安溪、靈皐諸名家。皆一一研究。著爲是編。於文義求其安。於疑義存其是。於異義折其衷。庶幾破門戶之見。酌異同之論。而非斤斤於抱殘守闕。負其一知半解以自異者。後之讀是書者。當不河漢余言。嘉慶十七年十二月。姪紹

祖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讀禮記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者 趙良霽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有 E五二五六

十一

（本書校對者朱廣福）